

临高语声母的特殊音变及其与同族语言的关系

海南大学 辛世彪

内容提要 从语音、词汇特征看，临高语是多来源的，在长期演变中整合为一个独特音系。临高语早期的清塞音变为先喉浊塞音，先喉浊塞音变为其他音，二者之间有链变关系。临高语与北壮方言都没有送气音，但它们之间只是形似，与南壮之间却是神似。临高语的擦音塞化是受粤西两广地区权威汉语方言影响所致，与壮语无关。临高语大面积的边音化与擦音化是侗台语言同样音变的进一步发展。临高语是在两广一带形成后迁入海南岛的，时间下限当在六朝至唐初。

关键词 临高语 音变 链变 擦音塞化 边音化 语音对应 侗台语

零、引言

临高语主要分布在海南岛西北部的临高县全境、儋州东南部以及澄迈、琼山北部沿海一带。临高人历来把自己当作汉族人，且大多声称祖上来自福建莆田甘蔗园村。海南的汉人则历来把临高人称作“熟黎”或黎人。实际上，临高人既不是汉族，也不是黎族。梁敏、张均如（1997）以大量事实证明，临高语是侗台语族台语支中一个独立的语言，在同族语言中与壮语最近。由于临高语、北壮都没有送气音，一般认为临高语跟北壮更近。

临高语有不少词汇跟侗台语族语言相同或相近，语音上有对应关系。梁、张二位先生利用《壮侗语族语言简志》（合订本）所列11个点1000多个词，根据语音对应关系，将临高语跟同族语言之间同源词的对应分为7种并各举了5个例词。这里列出我们用同样方法比较后初步认定的更多同源词，括弧内数字是例词数目：

- ① 跟各语支都同源：太阳、云、雨、水、火、石、尘土、年、天（日）、狗、猪、鱼、鸟、乌龟、蚊子、跳蚤、虱子、蚂蚁、蜈蚣、青蛙（蛤）、水蚂蟥、蛆、阉鸡、眼睛、嘴巴、头、手、腿（髁）、毛、肝、胆、肺、屎、屁、口水、指甲、膝盖、骨头、肠子、村庄、路、树林、树枝、坑、船、粉末（粉）、小米、秧苗、种子（蕃）、棉花、稻草、稗子、棵一棵树、簸箕、锄头、杵杵木或舂米、铤刀、锈、碗、窝鸡窝、角牛角、鼓、只一只鸡、末尾、儿子、孙子、弟妹、啼鸡啼、飞（奋）、站立、要、包、到（来）、掉（落）、断棍子断、煮煮饭、盛盛饭、死、杀、

挑挑担、偷、吸（吮）、熄灭、洗洗衣、捧、弹用指弹、出出来、远、厚、黑、绿（青）、苦、瘪秕、旱天旱、生生肉、松松紧、傻（憨）、你。（98）

- ② 跟台语支、侗水语支同源：猫头鹰、老鼠、苍蝇、月份、阳光、稻子、豆子、脸、鼻子、喉脖子、心、鼻涕、房屋、柱子、箱子、筛子、刀、竹竿、池塘（潭）、沟渠、竹笋、早饭、公牛（特）、雌性未生育的母兽、出、进（入）、下下雨、烧烧山、呕吐、死、得、要、去、回来、还还钱、洗洗手、洗菜、听、知道、埋浅埋、塞塞洞、插插秧、流水流、游游水、吠、盖盖被子、白、咸、甜、长长短、薄、高、低（矮）、少、高兴、冷冷天、饿、累了、不。（58）
- ③ 跟台语支、黎语支同源：山蚂蝗、皮猪皮、舌头、胆、口水、翅膀、锄头、柴、田、叶子、上上山、答、走、送、搓搓绳、教教书、做、饱、黄、深水深、红、浅水浅、痒、我。（24）
- ④ 跟侗水语支、黎语支同源：麻苎麻、肩膀、锅炒锅、床、枕头、答、筛筛米、哭、甜、轻、重、满、深深水。（13）
- ⑤ 只跟台语支同源：天天空、月亮、鸡、蛇、鸭子、黄牛、鹅、臭虫、蛇、蔬菜、冬瓜、果子、芽出芽、胡子、舌头、儿童、妻子（母的）、睾丸、肘、力力气、口水、肉、线、绳子、梯子、圈牛圈猪圈、织布机、泥、庑两臂间长度、去年、明天、后天、晚上、夜半夜、晒、挑选、抚摸、咬狗咬、有、看、下下山、生生小牛、笑、吃（喝）、抬、晒、咬、吹吹火、烤烤火、烧烧山林、落叶落、砍砍树、到、抱搂抱、选选种、年轻（嫩）、清水清、热天热、干干湿。（59）
- ⑥ 只跟侗水语支同源：糠（麸）、肉、血、螃蟹、脊背、汤水、筷子、弓、竹子、声音、河、问、进、给、喝喝水、满、硬、软、湿。（19）
- ⑦ 只跟黎语支同源：水牛、蛋、盐、肚子、尿、裤子、鼓、犁、骂、织织布、轻、重、远、新、饱、暖和。（16）

但临高语有相当多的词汇在同族语言中找不到来源，与同族语言词形全然不同。如：

风、雹、雾、露、地、山、沙、月几个月、兔子、鹿、蜜蜂、鸡虱、头虱、虾、螃蟹、青蟹、花蟹、鳞、蛔虫、蚯蚓、穿山甲、根根须、草、茅草、麻苎麻、篱笆、村庄、沸水沸、耳朵、牙齿、手掌（脚板）、门、布、席子、被子、盖子、扫帚、针、灯、锁、梭子、白春米白、箭、扁担、簸箕、米、饭、菜、酒、吠狗吠、孵孵小鸡、烂果子烂、回、忘记、怕、疼痛、闻（嗅）、穿（戴）、拿、抱抱小孩、坐、睡（躺）、等候、寻找、有、浸泡浸种子、挂（吊）、捉捉鸡、捉贼、种种菜、拔拔草、割割稻、圈圈牲口、买、卖、烧烧柴做饭、烧烧火取暖、借借钱、聋、亮、酸、辣、大、小、短、圆、臭、干干湿、多、快、慢、好、熟熟肉、焦、贵、瘦人瘦、二、个一个人、只一只动物。（98）

还有些词由于找不到同族语言的大量对比材料，无法确定与同族语言是否同源。如：泉、蝉、芭蕉、带子、抽抽烟、举举手、灰色、浊水浊、直、忙、富、从从这里。

不过，有些词跟同族语相差很大，未必完全不同源，它们可能经历了复杂音变，已经不容易看出其来源了，需要进一步研究考究其源。按梁敏、张均如的说法，临高语跟同族语言不同源的民族固有词汇占到 40%。这说明临高语自身的特点非常明显，事实上，临高语跟同族语言之间也不能通话。

临高语中有大量的汉语借词，上中古、近现代的词汇都有。如：“葱、姜、蒜、瓜、

猫、鸡、鳖、象、心、脚、腿（骹）、裙、帽、犁、斧、锯、秤、轭牛轭、伞、客、石磨、瓦、篾、街、钱、金、银、镬、笔、信、歌、敢、听、脱（解）、学、骑、打（击）、剪（铰）、踢、跳、退、切切菜、抢（劫）、少、旧、软、假的、肥、种子（蕃）、粉末（粉）、青蛙（蛤）、种子（蕃）、喉脖子、糠（麸）、池塘（潭）、公牛（特）、虫子（螟）、他（其）、飞（奋）、闭嘴（合）、床、女婿（郎）、补（缝）”以及整套数词。不少汉语借词也同时出现在同族其他语言中，如“桶、踢、退、铜”各语支都有，“学、骑、跳、旧”台语支、侗水语支相同，“脚、假的、水牛”黎语支相同。也有一些借词见于同族语言，不见于临高语，如“风、鱼刺（鲠）、鲠鲠住”见于台语、侗水语，不见于临高语、黎语。有些上古汉语借词也有人认为是汉台同源词，如“飞（奋）、种子（蕃）、喉脖子、糠（麸）、公牛（特）、池塘（潭）”（参曾晓渝 2004），但到底是借词还是同源词，还需要深入研究，这里只能采取一种说法。这些词年代久远，已经成为侗台语言中的基本词汇，因此可以拿来比较。

不同源的词汇之间不存在语音对应关系，从同源词汇的语音比较来看，临高语在语音方面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跟同族语言有较大差别。有些表面看起来跟台语支相似的特点，细究起来也有很大差异，很难笼统地说临高语跟北壮近或跟南壮近。本文在梁、张二位前辈研究的基础上，从以上同源词的对应关系中，举出临高语声母四项重要的音变，论述临高语与同族语言之间的差异。所用材料台语、侗水语、黎语（通什、保定）取自《壮侗语族语言简志》（合订本）、《侗台语族研究》、《壮语方言研究》，另有部分材料取自《傣语方言研究》、《黎语调查研究》和《布依语调查报告》；临高语波莲取自《临高话词典》，临城取自《临高语研究》，其余 6 点为本人调查。临高语各地声母读音一致的，只举临城一个点为例。

一、[p]、[t]变为[ʔb]、[ʔd]

侗台语言一般都有内爆音 ʔb-、ʔd-（国内外音系学界一般根据李方桂 1940 年代的做法，称作先喉浊塞音，标为 ʔb-、ʔd-，本文从此），临高话也有这两个声母。但是侗台语言普遍都有的清塞音 p-、t-、k-，临高话同源词中却只有 k-，没有 p-、t-；同族语言同源词中单数调的 p-、t-，临高话中如果仍读为塞音，都并入 ʔb-、ʔd-，也是单数调。见下表：

	武鸣	龙州	西傣	布依	侗语	水语	保黎	临城
伯母	pa ³	pa ³	pa ³	/	pa ³	pa ³	/	ʔba ³
鸭子	pit ⁷	pit ⁷	pet ⁷	pet ⁷	pət ⁷	/	/	ʔbit ⁷
去	pai ¹	pai ¹	pai ¹	pai ¹	pai ¹	pai ¹	hei ¹	ʔboi ¹
嘴巴	pa:k ⁹	pa:k ⁷	pa:k ⁹	pa:ʔ ⁷	pa:k ⁹	pa:k ⁹	pa:k ⁷	ʔbak ⁷
掉、落	tok ⁷	tuk ⁷	tok ⁷	toʔ ⁷	tok ⁷	tok ⁷	tok ⁷	ʔdok ⁷
阉鸡	to:n ¹	to:n ¹	ton ¹	ton ¹	/	/	ʔdu:n ¹	ʔdon ¹
肝	tap ⁷	tap ⁷	tap ⁷	tap ⁷	tap ⁷	tap ⁷	/	ʔdop ⁷
低	tam ⁵	tam ⁵	tem ⁵	tam ⁵	t ^h am ^{5'}	ⁿ dam ⁵	t ^h au ⁵	ʔdom ³

临高语的 ?b-、?d-与同族语言声母有复杂的对应，但早期侗台语言的清塞音 p-、t-（包括加流音构成的复声母的词，如“鱼”等）临高语中相应变为 ?b-、?d-是比较清楚的。

从现存声母以及声调的单双数信息来看，侗台语族早期应该有清塞音 p-、t-、k-，浊塞音 b-、d-、g-和先喉浊塞音 ?b-、?d-三组塞音。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研究》就为原始侗台语构拟了这三组塞音。早期临高语如果也存在这三组塞音，那么它后来的变化似乎意味着 p-、t-、b-、d-与 ?b-、?d-三组音的合流，但实际上不是。下面我们会看到，早期的 ?b-、?d-并没有维持原来的读音。

13 世纪创制的傣文、泰文、老挝文都用表示浊塞音的字母表示本族语言的浊塞音，阿佤语和克木语中的泰语借词中仍有浊塞音等证据，因此梁敏、张均如推测这些语言的浊塞音清化是 13 世纪之后才发生的，也就是侗台语族各语言分化之后发生的；浊塞音 b-、d-、g-在泰、老、南壮方言变为送气音 p^h-、t^h-、k^h-，在北壮方言、布依语变为不送气音 p-、t-、k-（梁敏、张均如 1996：88）。

临高语中的 g-早已不存在，无论是现在读为单数调还是双数调，与同族语言可以对应的来自 g-的词读为 k-、x-、h-，临高语与同族语言都读塞音 k-的词很少。这说明浊塞音 g-是同系列中最先失去的，因此很难对应整齐。如：

稠：龙州 kut¹⁰，邕宁 kut⁸，武鸣 kurt⁸，布依 kuw⁸，临高 kot⁸。

猫头鹰：龙州 kau⁴，武鸣 ku⁶，布依 fio⁴，临高 ku²。

喉脖子：龙州 ko²，邕宁 ho²，武鸣 ho²，布依 fio²，临高 ko²。

晚上：龙州 kam⁶，邕宁 ham⁶，武鸣 ham⁶，布依 fiam⁶，临高 kom⁴。

有些借词同族语言读为双数调 k-声母，临高读为 x-。如：“桥”xiu²，“木屐”xik⁸，“钳子”xiam²。更多的对应与变化详见后面一节。

“喉、晚上”等词的原始形式，梁敏、张均如拟为浊擦音 γ-，其实浊塞音 g-变为 γ-、fi-或 h-是中外语言常见的音变，海南闽语、黎语中也有 g-变 fi-或 h-的例子。

早期侗台语的 b-、d-，临高语中除了一部分 b-发生轻唇化，一部分 d-变 t^h-再变为 h-外，一般也并入 ?b-、?d-。如：

姐：泰语 p^hi³，老挝 p^hi⁵，西傣、德傣 pi⁶；龙州 pi⁶，武鸣 pei⁴；布依 pai⁴；临高 ?bɔi³。

泥：西傣 puŋ²，邕宁 poŋ²，武鸣 poŋ²，布依 poŋ²，临高 ?boŋ²。

草木灰：泰语 t^hau³，老挝 t^hau⁵，西傣 tau⁶，德傣 tau⁶，武鸣 tau⁶，布依 tau⁶，临高 ?dɔu⁴。

山蚂蝗：西傣、德傣 ta:k⁸；龙州 ta:k⁸，武鸣 ta:k⁹；临高 ?dak⁷。（参考：黎语保定 t^he:k⁷，中沙、通什、埡对、保城 t^he:ʔ⁷，黑土 t^ha:ʔ⁷，白沙 t^he:ʔ⁸，加茂 ?dua⁵。）

临高语也经历过浊音清化，这从临高语的 k-有单数调也有双数调可以看出。但是浊塞音 b-、d-是直接并入 ?b-、?d-，还是清化后跟原本是清音的 p-、t-一同并入 ?b-、?d-，而调类阴阳有别？也就是说，清塞音并入先喉塞音早还是浊塞音并入先喉塞音早？由于先喉塞音与清塞音都跟单数调相配，这问题似乎很难回答。但是，早期临高语有清塞音 p-、t-，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与同族语言单数调 k-对应的词，临高语中也是单数调，如：抱搂抱 kut⁷，吃 kon¹，芥菜 kaʔ⁷，盖盖被子 kum³。从语音系统性上看，早期临高语必定有清塞音 p-、t-、k-。

早期侗台语普通清塞音、普通浊塞音和先喉浊塞音并存，既然先喉浊塞音和清塞音都是跟阴调类相配，那么早期的 ?b-、?d-与 p-、t-之间是什么关系？先喉浊塞音是侗台语言本来固有的还是后来从清塞音变出来的？也许早期先喉浊塞音跟阴调类相配，是单纯由其发声特征造成的，并非来自 p-、t-。世界上有不少语言也是先喉浊塞音（内爆音）与清塞音并存，如南亚语系的孟-高棉语族、越-芒语族，印欧语系的信德语（Sindh）以及非洲的一些语言（如 Uduk 语）。此类音发声较高，因此在有声调的语言中就与阴调类相关联。

奇怪的是，早期侗台语的 ?b-、?d-在临高语中并不读 ?b-、?d-，而是读为其他的音，只有极个别词例外（如“叶子” ?bɔʔ²、“吸吮” ?dɔt⁷）。见下表：

	武鸣	龙州	西傣	布依	侗语	水语	保黎	临城
村庄	?ban ³	?ban ³	?ban ³	?ban ⁴	/	?ban ³	?bou ³	vɔ ³
薄	?baŋ ¹	?baŋ ¹	?baŋ ¹	?baŋ ¹	maŋ ¹	?baŋ ¹	/	viaŋ ¹
飞	?bin ¹	?bin ¹	?bin ¹	?bin ¹	pən ³	vjən ³	?ben ¹	vin ¹
肩膀	?ba ⁵	?ba ⁵	?ba ⁵	?ba ⁵	/	/	va ²	via ³
生生肉	?dip ⁷	?dip ⁷	?dip ⁷	?dip ⁷	/	?diup ⁷	vi:p ⁷	lip ⁷
熄灭	?dap ⁷	?dap ⁷	?dap ⁷	?dap ⁷	nəp ⁸	/	rop ⁷	jɔp ⁷
树林	?doŋ ¹	?duŋ ¹	?duŋ ¹	?doŋ ¹	loŋ ¹	?doŋ ¹	loŋ ¹	saŋ ¹
塘 角 鱼	-?dok ⁷	-?duk ⁷	-?duk ⁷	/	/	?dɔk ⁷	nur:ʔ ⁷	lok ⁷

由于侗台语言发生了浊音清化，而这些词却都属于阴调类，因此可以肯定它们来自早期的 ?b-、?d-。

有些词在临高语个别方言如琼山龙塘仍读 ?b-，如“薄” ?biaŋ¹、“飞” ?ben¹、“肩膀” ?bia³，但在临高的波莲以及皇桐、马袅，澄迈的马村、桥头都跟临城一样读 v-。早期侗台语的 ?d-在临高语中基本上读为边音 l-（详后）。因此，临高语的塞音发生了两种变化：

1. p-、t->?b-、?d-
2. ?b-、?d->v-、l-

这显然是一种链式音变（chain shift），具有内在关联。目前临高语个别词仍保留早期的 ?b-、?d-，个别方言仍保留早期的 ?b-，但几乎没有保留早期的 p-、t-例子，因此很可能是先有 p-、t->?b-、?d-，后有 ?b-、?d->v-、l-。也许这是一种推链的结果。

按照语言类型学的证据，一种语言最可能具有普通清塞音（plain voiceless stops）。UPSID 语言库收集的 317 种语言样本中，291 种语言有普通清塞音，约占 91.8%，有些语言有 t-、k-，没有 p-（Maddieson 1984）。也有人说，世界上 98% 的语言有普通清塞音。另一方面，一种语言如果辅音少到只有一组塞音，必然是清塞音 p-、t-、k-。例如北美印第安 Tonkawa 语有 13 个辅音，只有一组塞音，就是清塞音 p-、t-、k-。新西兰的毛利语有 10 个辅音，只有 3 个塞音，也是清塞音 p-、t-、k-。UPSID 语言库中只有一组塞音而且是清塞音的语言占 15.8%，可见在一种语言中清塞音几乎是必不可少的。

汉藏语系语言塞音的系列是较齐全的。没有发生浊音清化的语言都有 p-、t-、k-，

p^h-、t^h-、k^h-和b-、d-、g-三元对立。发生了浊音清化的语言一般有p-、t-、k-和p^h-、t^h-、k^h-二元对立。临高语只有ʔb-、ʔd-与t-、k-，从语言比较来看，临高语的t-是后来变出来的，只有k-跟同族语言来自清音的单数调的词对应整齐。清塞音在临高语中只有k-不变，p-、t-都并入内爆音，k-之所以能够保留只是因为临高语（其实也是整个侗台语言）没有相应内爆音g-而已。现代临高语音系清塞音中有t-、k-，没有p-；k-是原生的，t-是后出的。这是临高语跟同族语言一个很大的差异，造成这种音变的原因目前还不很清楚。

二、[p^h]、[t^h]、[k^h]、[ts^h] 变为[f]、[h]、[x]、[s]

临高语没有送气音，北壮、布依语也没有送气音，但是南壮中读为送气音的词，北壮、布依语跟临高语往往对不上，演变不一定同步。这些词如果北壮、布依语读塞音，临高语往往读擦音。或者相反，北壮、布依语读擦音，临高语读塞音，包括汉语借词。只有很少数的词北壮、布依与临高变化一致。由于临高语有好些词跟壮语不同源，可以用来比较的词少之又少，以下例词几乎是穷尽了临高语与同族语中能对得上的词汇，对应非常复杂的词汇因为牵扯到不同解释，未包括在内。

1. 送气音 p^h- 的对应

①南壮读 p^h-，北壮读 p-，临高语读为 f-（或 v-）。如：

耙：西傣、德傣 p^ha¹；龙州、扶绥 p^hu¹，邕宁 p^hi¹；南丹 pa¹；布依 pa¹；临高 fa²。（参考侗语 pa¹，水语、仫佬、毛难 pa²。）

种子：泰语、老挝 p^han²；西傣、德傣 fan²；邕南、隆安、扶绥、上思、崇左、宁明 p^han¹，龙州、大新、德保、靖西、广南依、砚山依 fan²；平果、田东 fan²，丘北、柳江、宜山、环安、南丹 wan¹，融安 wan¹/pɔn³，龙胜 wan¹/pwan³，河池 pwan³；布依 van¹；临高 vɔn³。（参考：侗语 pan¹，水语、毛难 van¹，保黎、通黎 fan¹。）

磨磨刀：泰语、老挝 fon¹；西傣 fun¹；龙州 p^hɔn¹，大新 p^huɔn¹，邕宁 pan²；武鸣、田林、广南、丘北 pan²；布依 pan²；临高 vɔn¹，龙塘 ʔbɔn¹。（参考：侗语 pan²，水语 pan²，毛难 pjan¹。）

梦：泰语、老挝 fan¹；西傣、德傣 fan¹；龙州、崇左、山思、扶绥、钦州 p^han¹，邕南 p^han¹；武鸣、融安 faŋ²，来宾、贵港 foŋ⁶，东兰 pan²，上林 paŋ²，环江 ʔban²，田东 pa⁴，凌乐 pa⁶，丘北 pu⁶，龙胜 pə⁶；临高 vɔn²。（参考：侗语 pjan¹，水语 vjan¹，毛难 vjen¹，通黎、保黎 fan¹。）

②南壮读为 p^h-，北壮、布依读为 f-/v-/h-，临高读为 f-。如：

雨：泰语、老挝 fon¹；西傣 fun¹，德傣 fon¹；龙州 p^hɔn¹，邕宁 p^hɔn¹；武鸣 fun¹，田林 hun¹；布依 vuɔn¹；临高 fun¹。（参考通黎、保黎 fun¹。）

补（缝）：西傣、德傣 fuŋ¹，龙州 p^huŋ¹，邕宁 p^ho:ŋ¹；武鸣、邕北、平果、田林、田东 fo:ŋ¹；布依 vu:ŋ¹；临高 fəŋ¹。

③南壮读为 p^h-，北壮、布依读为 p-/f-/v-/h-，临高读为 ʔb-。如：

云：老挝 fuw³；西傣 fa³；龙州 p^ha³，邕宁 p^hi⁵；武鸣、邕北、平果 fuw³，柳江、宜

山 hu³; 布依 vuə³; 临高 ?ba⁴。

棉花: 泰语、老挝 fai³; 西傣 fai³; 龙州 p^hai³, 邕宁 poi³; 武鸣、平果、田东 fai⁵; 布依 vai⁵; 临高 ?bui³, 龙塘 fai³。(参考通黎、保黎 ?bui³。)

尘土: 泰语、老挝 fun⁵; 邕宁 p^han⁵, 武鸣 pon⁵, 柳江、宜山、南丹 fan⁴; 临高 ?bən⁴。(参考侗南 p^hən¹, 水语 von¹, 通黎 fan⁴, 保黎 fun³。)

搓搓绳: 泰语 fan³, 老挝 p^han²; 西傣、德傣 fan³; 龙州、钦州、上思、崇左、宁明 p^han³; 临高 ?bən³。(参考通黎、保黎 p^han¹。)

以上例词中, 北壮、临高同读 f- 的只有“雨、补(缝)”, 其他 7 个词都不同。这种变化在临高语和北壮、布依语中不完全同步, 有些词的变化倒是跟傣语相近, 很像是从 p^h- 变为 f- 的, 有些词的变化又跟北壮接近, 从 p- 变为 ?b-, 跟上节所说清塞音的变化一致。从 p^h- 变来的 f-, 可能有两种来源, 一种是浊音清化, b- 变为 p^h- 再变 f-, 另一种是清唇音的合口, 这跟中古汉语轻唇化的道理一样。

张均如(1995)曾经指出, 原始侗台语没有轻唇音声母 f- 和 v-, 并认为它们来自圆唇化的重唇音, 阴调类来自 pw- 等, 阳调类来自 bw- 等。“云、搓、尘土、磨(刀)”等词临高语 ?b- 的读法, “尘土、磨(刀)”武鸣等地 p- 的读法也证明它们来自重唇音; “棉花”临高话临城读为 ?bui³, 琼山龙塘读为 fai³, 证明 pw- 变 f- 的真实存在。“雨、补(缝)”这两个阴调类词可能就来自合口重唇清音 pw-, 除了南壮部分方言读 p^h- 外, 台语支多数语言和方言都读 f-, 临高语也读 f-, 也许是经历了 p^h->f- 音变, 也许是直接 pw->f-。如果临高语也是 p^h->f- 音变, 那就跟南壮非常接近。“云、棉花、尘土、搓(绳)”也是阴调类, 可能也来自 pw-, 但是临高语多数读 ?b-, 也许是临高语 p->?b- 音变的反映, 这些词也许临高语本来不读 pw- 而读 p-, 因此直接变为 ?b-。

来自浊音清化的轻唇音词, 一般是阳调类, 但是临高语有的读浊擦音 v-, 跟部分壮语、侗水语一致。如“种子、磨、梦”。

还有一些词读阳调类, 似乎来自浊声母, 临高语也读为轻唇音 f-/v-, 但在南壮找不到对应的送气例子, 如“柴”vən²、“扇子”foi²、“天天空”fa³(同族语是 fa⁴)、“火”vai²、“冬瓜”fok⁷(同族语是阳调类), 它们无法证明临高语中存在过 b->p^h->f- 的音变, 却有可能是 bw->f- 造成的。由于牵扯到一个轻唇化的条件问题, 从临高语中 f- 的来源看与同族语言的远近关系相当困难, 无法确定是否经历了与南壮相同的 p^h->f- 音变。

临高县新盈、调楼一带虽然有送气音 p^h-, 如“天”p^ha³, “白色”p^hiak⁸, “头发”p^hui¹, “归还”p^hɔ⁴, “饭”p^hia⁴, “鹅”p^hun⁴, “耙”p^ha², 但这只是把其他地方的 f- 一律读为送气音, 跟新盈话中的浊擦音 v- 也不相配, 显然是后起的变化, 另有来源。

梁敏、张均如关于侗台语族轻唇音来自早期 pw-、bw- 之说可信度相当高, 因为中古汉语的轻唇化条件也与此相当。不过, 梁、张认为与 kw- (ku-) 对应的词也来自 pw-、bw-, 似乎比较特别。例如: “竹子”, 临高语 kuan², 仂佬 kwan¹, 侗语 pan¹, 水语 fan¹, 梁、张认为来自 pw-; “糠”, 临高语 vɔ⁴, 仂佬语 kwa⁶, 侗语 pa⁶, 水语 fa⁶, 拉珈 kuo⁶, 梁、张认为来自 bw-。kw- 变 p- 的例子, 文献有征。原始印欧语的 kw-、gw-、gw^h- 在元音 -a、-o 之前时, 在标准希腊语中变为 p-、b-、f-, 在 -i、-e 前时变为 t-、d-、θ-, 在 -u 前时不变 (Lehmann, 150, 156)。湖南双峰话也有 kw->t- 的音变。唇音 pj-、bj-、mj- 变为舌尖音 t-、d-、n-/l-, 也是常见的音变 (朱晓农 2004)。

侗台语言中是否存在 kw->p- 的音变, 需要论证, 蛛丝马迹并不是没有。如:

甜: 泰语 wam¹, 老挝、西傣、德傣 vam¹, 龙州、武鸣等大多数壮语也是 vam¹, 布依语 vam¹, 临高 en³, 侗南、拉珈 kw^ha:n¹, 侗北 pan¹, 水语、毛南 fa:n¹, 锦语、莫语 k^han¹。演变过程也许是 kw->p->f/v->Ø-(?-)。

柴: 泰语、老挝 fun², 西傣 fun², 德傣 fun²; 龙州、德保 fən², 大新、靖西 fun²; 武鸣、平果、田东、田林、凌乐、广南沙、环江、南丹 fun², 柳江、宜山、融安、龙胜、河池、东兰、都安、上林、来宾、贵港 fun²; 布依 fun²; 临高 vən²。单从这些证据看, 早期形式似乎是 bw-, 演化过程似乎是 bw->f/v-。但是这个词在同族语言中还有其他对应形式, 而且它们肯定是同源的: 广南侬 hun², 砚山侬 xun², 文马土 yun²; 黎语杞方言通什、保城 kun⁶, 璩对 k^hun⁶, 俅方言保定、中沙 kun³, 黑土 ŋun³, 润方言元门 kən⁶, 润方言白沙、美孚方言西方 koŋ³, 加茂方言 fun⁴。广南、砚山、文马的声母显然与黎语接近, 这个词多数方言是阳调类, 因此早期形式应该是 gw-, 演变过程是: 一路 gw->bw->f/v-, 另一路 gw->kw-/kw^h->x-/h-/y-。

做: 钦州、扶绥 kuk¹⁰, 邕南 kuk¹⁰, 隆安 kuk⁸, 广南侬 hək⁷, 砚山侬 hək⁷; 田林、凌乐 kuak⁸, 柳江 kwak⁸, 平果 kuək¹⁰, 武鸣、横县、邕北、都安、上林、来宾、贵港 ku⁶, 宜山、龙胜 ku⁴, 临高 huk⁷; 黎语保定 vu:k⁷, 通什 vok⁸, 西方 vuk⁷, 保城 vok⁷, 中沙 vu:ʔ⁷, 黑土 vu:ʔ⁹, 璩对 voʔ⁸。这个词同族语大多是阳调类, 除了黎语中有不同源的 l- 外 (如白沙、元门 lei², 加茂 leŋ⁵), 各语言所列出的读音应该都同源, 早期形式必定是 gw-。“做”在侗台语中的演变过程是: 一路 gw->bw->v-, 如黎语; 一路 gw->kw^h->x-/h-, 如南壮、临高; 还有一路 gw->kw-, 如大多数南壮、北壮方言。

毛: 泰语、老挝 k^hon¹; 西傣 xun¹, 德傣 xon¹; 龙州、大新 k^hun¹, 德保 k^hon², 靖西、砚山侬 k^hon¹, 广南侬 k^hon¹, 文马土 k^hun², 崇左、宁明 hun¹, 隆安、扶绥 p^hun¹, 钦州 p^hun¹, 邕南 p^hən¹; 武鸣 fun¹, 平果、田东、田林、凌乐、广南沙、南丹 pun¹, 柳江、宜山、环江、融安、龙胜、河池、东兰、都安、上林、来宾 pun¹, 贵港 pin¹; 布依 pun¹; 临高 vun²; 侗南 pjən¹; 黎语通什、保城、中沙、黑土、璩对、保定 hun¹。这个词的早期形式梁、张拟为 xkw-, 演变过程显然是: 一路 xkw->k^h->x-/h-, 如泰语、老挝、南壮部分方言、傣语、黎语; 另一路 xkw->p^h-/p->f/v-, 如南壮部分方言、北壮、布依、侗语、临高语。

腿: 泰语、老挝 k^ha¹; 西傣、德傣 xa¹; 龙州、大新、靖西、广南侬、砚山侬 k^ha¹, 德保 k^ha², 文马土 k^ho², 崇左、宁明、隆安、上思、扶绥、钦州 ha¹; 武鸣、邕北 ha¹, 横县、平果、田东、田林、凌乐、广南沙、南丹、柳江、宜山、环江、融安、龙胜、河池、东兰、都安、上林、来宾、贵港 ka¹; 布依 ka¹; 临高 va²; 侗南、侗北、水语 pa¹, 毛难 pja¹; 黎语保定、西方、白沙、元门、通什、璩对、保城 ha¹。这个词侗台语言中的各种读法显然是同源的, 早期形式梁、张拟为 xkw-。这也是个古汉语词, 在各地闽方言中仍然保留, 读为 k^ha¹ (内陆闽语) 或 xa¹ (海南闽语), 意思是脚, 也包含腿。闽语专家都认为它的本字是“骹”(或作“跤”)。《广韵》“跤、骹”解释为“胫骨近足细处”, “口交切”。无论侗台语中是同源词还是借词, 都表明它原来读为舌根音。演变过程与“毛”一样。

另外, “手掌、云、雨”仡佬语有 kw- 的读法, 值得注意, 也许它们在原始侗台语中

都读为 kw-, 很早就变为唇音了, 只在仡佬语中保留早期读法。

不过, 如果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侗台语中真实存在 pw->kw- 的音变, 那就完全可以丰富历史语言学的音变理论。

2. 送气音 t^h- 的对应

①南壮读 t^h-, 北壮读 t-, 临高语读 h-。这一类变化最常见, 占绝大多数。如:

中(对、着): 泰语 t^hu:k⁹, 老挝 t^hu:k⁹; 龙州 t^huk⁷/tuk⁷, 隆安 t^hui²/tui², 德保 t^hɔ:k¹⁰; 武鸣、柳江 t^huk⁸; 临高 hək⁸。

碗: 泰语、老挝 t^huəi³; 龙州、宁明、大新、德保 t^hui⁴; 武鸣 tui⁴, 平果 t^huəi⁴, 田林 toi⁴, 凌乐 t^huəi⁴; 临高 hui⁴。

豆子: 泰语、老挝 t^huə⁵; 西傣、德傣 t^ho⁵; 龙州、宁明 t^hu⁵, 德保 t^hu⁶; 武鸣、平果、丘北、柳江 tu⁶; 临高 hou⁴。

公牛: 泰语 t^huk⁷, 老挝 t^hək⁷; 德傣 t^hək⁹; 广南、砚山 t^hak⁸, 龙州 tak⁸; 武鸣、柳江、平果、田林、丘北 tak⁸; 布依 ta²; 临高 hək⁸。

池塘: 龙州、大新 t^hum¹, 德保 t^hɔ:m², 靖西 t^ham¹; 武鸣、平果、田林、凌乐、丘北、柳江 tam²; 布依 tam²; 临高 hom²。

肚子: 泰语、老挝 t^hɔŋ⁴; 西傣、德傣 tɔŋ⁴; 龙州 tɔŋ⁴, 大新 t^hɔŋ³; 武鸣、平果、田林、凌乐、柳江、南丹、河池 tuŋ⁴; 布依 tuŋ⁴; 龙塘 hong⁴。

好些来自中古汉语透定母的借词也是南壮读 t^h-, 北壮读 t-, 临高语读 h-。如: 桶 hong³, 铜 hon², 听 heŋ³, 踢 hek⁷, 跳 heu³, 退 hoi³。

②南壮读 t^h-/t-, 北壮读 t-, 临高语读 h-。如:

只一只鸡: 泰语 tuə², 老挝 to¹; 西傣 to¹, 德傣 to⁶; 龙州、上思、崇左、德保、靖西、砚山依、文马土 tu¹, 广南依 to¹, 宁明、扶绥、隆安、邕南、钦州 tu²; 武鸣、武鸣、平果、丘北、来宾、柳江、宜山、龙胜、河池、南丹 tu², 田林、田东、凌乐 tua²; 布依 tuə², 临高 hu²。

锉刀: 龙州、上思、邕南、隆安、崇左、德保、靖西、砚山依 tau², 大新 t^hau²; 武鸣、横县、邕北、平果、田林、凌乐、丘北、来宾 tau², 柳江、宜山、融安、龙胜 to²; 布依 taru²; 临高 hau²。

肚子: 泰语、老挝 t^hɔŋ⁴; 西傣、德傣 tɔŋ⁴; 大新 t^hɔŋ⁴, 龙州、德保、靖西 tɔŋ⁴, 崇左、宁明、邕南、扶绥、钦州 tɔŋ⁴; 武鸣、平果、丘北、来宾、柳江、宜山、龙胜、河池 tuŋ⁴; 布依 tuŋ⁴, 琼山龙塘 hong⁴。

公牛: 泰语 t^huk⁷, 老挝 t^hək⁷; 德傣 t^hək⁹; 广南依、砚山依 t^hak⁸, 龙州、德保、靖西、邕南、扶绥、隆安 tak⁸; 武鸣、横县、邕北、平果、田林、凌乐、丘北、来宾、柳江、宜山、融安、龙胜 tak⁸; 布依 ta²; 临高 hək⁸。

池塘: 龙州、大新 t^hum¹, 德保 t^hɔ:m², 靖西 t^ham¹, 邕南、隆安、钦州 tam¹; 武鸣、平果、丘北、来宾、柳江、宜山、龙胜、河池 tam¹; 临高 hom²。

③南壮读 t^h-, 北壮读 t-, 临高语读 ?d-。这一类数量很少。如:

到(来): 西傣 t^huŋ¹; 龙州 t^həŋ¹, 宁明 t^həŋ¹/t^haŋ¹, 崇左、靖西、广南依、砚山依 taŋ², 文马土 t^hɛ², 大新 t^huŋ¹, 德保 t^haŋ²; 武鸣、平果、田林、凌乐、丘北、来宾、柳江、宜山 taŋ²; 布依 taŋ²; 临高 ?dɔŋ¹。

同样变化的还有“草木灰、山蚂蟥”，见上节。

④南壮读 t^h -/h-，北壮读 h-等，临高语读 h-。这一类数量很少。如：

煮饭：泰语、老挝 $huŋ^1$ ；德傣 hon^1 ；钦州、扶绥、广南侬、砚山侬 $t^h uŋ^1$ ，文马土 $t^h əŋ^2$ ；柳江 $hjuŋ^1$ ，宜山 $hjoŋ^1$ ；临高 $huŋ^2$ 。（参考：布依 $zuŋ^1$ ，侗语、仫佬、毛难 $tuŋ^1$ ，水语 cun^1 ，通黎、保黎 $roŋ^2$ 。）

挑担：泰语、老挝 $ha:p^9$ ；西傣、德傣 $ha:p^9$ ；龙州、大新 hap^7 ，扶绥、上思、靖西 $t^h a:p^9$ ，钦州、崇左 $t^h a:p^7$ ，广南侬、砚山侬 $t^h ap^9$ ，邕南 $t^h a:p^{10}$ ，隆安 $t^h a:p^9$ ；武鸣、来宾 $ɣap^9$ ，横县 $ɔap^9$ ，广南沙、丘北 $ɔap^7$ ，平果、贵港 $ra:p^9$ ，柳江、宜山、上林 $hja:p^9$ ，邕北、田林、田东 $la:p^9$ ，环江、龙胜、河池、东兰 $ja:p^9$ ；临高 hap^7 。（参考：布依 $za:p^7$ ，侗语、水语、毛难 $ta:p^7$ ，仫佬 $kyap^7$ ，通黎、保黎 $ts^h ap^7$ 。）

⑤南壮读 t^h -/t-/h-，北壮读 h-等，临高语读 $ʔd$ -。这一类数量很少。如：

断棍子断：泰语、老挝 hak^7 ；西傣、德傣 hak^7 ；龙州、大新、德保、靖西、广南侬 tak^7 ，钦州、邕南、宁明、砚山侬 $t^h ak^7$ ，扶绥 $t^h ak^7$ ，崇左 $t^h at^8$ ；武鸣、来宾 $ɣak^8$ ，横县、广南沙、丘北 $ɔak^7$ ，贵港、都安 $ra:k^7$ ，柳江、宜山、上林 $hjak^7$ ，田林、田东、凌乐 lak^7 ，环江、融安、龙胜、河池、东兰 jak^7 ；临高 $ʔdak^7$ 。（参考：布依 za^5 ，侗语、水语 tak^7 ，毛难 $tjak^7$ 。）

织布机：泰语、老挝 huk^9 ；德傣 huk^7 ；龙州 huk^7 ，宁明 $hu:k^9$ ，钦州、扶绥、上思 $t^h ok^9$ ，邕南、德保 $t^h ok^{10}$ ，隆安 $t^h ok^9$ ，靖西 $t^h ok^7$ ，大新 $t^h uk^7$ ，广南侬 $t^h ok^7$ ，砚山侬 $t^h uk^7$ ；武鸣、来宾 $ɣok^9$ ，横县 $ɔok^9$ ，广南沙 $ɔok^7$ ，丘北 $ɔuə^5$ ，柳江、宜山、上林 $hjo:k^9$ ，田林、凌乐 $lo:k^9$ ，平果 $ro:k^9$ ，都安 $ru:k^9$ ，环江、融安、龙胜、东兰 $ju:k^9$ ；临高 $ʔdək^8$ 。（参考布依 zo^5 ，佯僂 $tje:k^{10}$ 。）

以上第一、二种类型的对应占绝大多数，说明南壮方言读 t^h -的词在临高语里基本都读为 h-。这些词多数是双数调阳调类，显然是从早期侗台语的浊音 d-变来的，演变途径可能是随着浊音清化，南壮变 t^h -，北壮变 t-。临高语的 h-应该来自 t^h -而不是 t-，演变过程是 $d > t^h > h$ -。因为如果是来自 t-，它要么会跟其他原本读 t-的词一道变为 $ʔd$ -，要么会跟来自 s-的词合流同读 t-，但实际上却不是。就连南北壮语、布依语都读 t-的“一只（鸡）”这个词，临高语也读作 h-，说明它必定经历了 $t^h > h$ -音变。送气音 t^h -的对应清楚证明临高语在这方面跟北壮远，跟南壮反而近。海南闽语北部西片中古透定母字都变 h-显然来自临高语，透母字从 t^h -变为 h-，定母（平声）字也随着浊音清化，从 d-变为 t^h -再变为 h-。

“煮饭、挑担”是阴调类，说明古代是清声母。它们在各地的变化不同，早期声母梁敏、张均如拟为 tr-，南壮方言、泰语、老挝、傣语、临高语的变化显然是 $tr > t^h > h$ -，北壮方言和布依语少数是 $tr > t^h > h$ -，多数是 $tr > r$ -/ɔ-/ɣ-/l-/j-/z-。临高语与南壮方言近。

“断棍子断”也是阴调类，梁敏、张均如也拟为 tr-，泰语、老挝、傣语的变化应该是 $tr > t^h > h$ -，南壮方言应该是 $tr > t$ -，临高语则进一步 $tr > t > ʔd$ -（前面说过， $t > ʔd$ -是临高语演变规律）。北壮方言则大多是 $tr > r$ -/ɔ-/ɣ-/l-/j-/z-。临高语显然与南壮方言近。

“织布机”梁敏、张均如也拟为 tr-，南壮方言、泰语、老挝、傣语的变化应该是 $tr > t^h > h$ -，临高语的变化肯定是 $tr > t > ʔd$ -。南壮方言没有发现 $tr > t$ -的阶段，但是佯僂语读为 $tje:k^{10}$ ，说明侗台语言中有 $tr > t$ -阶段的语言和方言。

另有一个“床”：龙州、邕南、扶绥、上思、大新、崇左 tanj^2 ，武鸣、平果、上林 coŋ^2 ，横县、邕北、来宾、贵港 tcoŋ^2 ；布依 coŋ^2 ；侗语 caŋ^2 ；通黎 $\text{t}^h\text{eŋ}^5$ 、保黎 $\text{t}^h\text{eŋ}^2$ ；临高 taŋ^2 。“床”在各地都是阳调类，说明原来是个浊音，后来发生清化。清化后黎语变为送气塞音 t^h -，壮语、侗语则多变为擦音。临高语读为 t -，跟壮语、侗语正好对应，说明临高语这个词的 t -是浊音清化后产生的。不过，临高语的“床”也可能是 $\text{s} \rightarrow \text{t}$ -音变造成的，只是声调不合。

3. 送气音 k^h -的对应

①南壮读 k^h -，北壮读 k -，临高语读 x -。如：

翻扣：老挝 kw^ham^3 ；西傣、德傣 xom^3 ；龙州 k^hum^3 ，邕宁 ham^5 ；武鸣 kum^3 ；布依 fom^3 ；临高 xum^3 。（此词见于《侗台语族概论》“古声母词表”，不知道壮语其他方言还有什么读法。）

骑：泰语、老挝 k^hi^5 ；西傣、德傣 xi^5 ；龙州、大新、广南依 k^hwi^5 ，砚山、文马 k^hi^5 ，宁明 k^hwai^5 ，德保 k^hwei^5 ，靖西 k^hwei^6 ；武鸣、平果、凌乐、广南沙 kwai^6 ，柳江 kai^6 ；布依 koi^6 ；临高 xai^4 。

②南壮读 k^h -，北壮读 h -，临高语读 k -。如：

上上山：泰语、老挝 k^hum^3 ；西傣、德傣 xum^3 ；龙州、德保 k^han^3 ，邕宁 hun^5 ，隆安、扶绥 hun^3 ；武鸣、柳江、平果、田林 hun^3 ；布依 fun^3 ；临高 kən^3 。

咬：泰语、老挝 k^hop^7 ；西傣 xop^7 ，德傣 ka:p^8 ；龙州 k^hup^7 ，大新 k^hop^7 ，德保、靖西、广南依 $\text{k}^h\text{ɔ:p}^7$ ，砚山依 $\text{k}^h\text{ɔ:p}^7$ ，文马土 k^he^2 ；武鸣、柳江、平果、田林、龙胜、河池 hap^8 ；布依 fiap^8 ；临高 kap^8 。

苦：泰语、老挝 k^hom^1 ；西傣 xum^1 ，德傣 xom^1 ；武鸣、柳江、平果、田林、隆胜、河池 ham^2 ；布依 fiam^2 ；临高 kam^2 。（参考丘北 yam^2 ，环江 gam^2 。）

屎：泰语、老挝 k^hi^3 ；西傣、德傣 xi^3 ；龙州、大新 k^hi^3 ，崇左、宁明 k^hai^3 ，德保、靖西 k^hei^3 ；武鸣、横县、柳江、平果、田林 hai^4 ；布依 e^4 ；临高 kai^4 。

喉脖子：泰语、老挝 $\text{k}^h\text{ɔ}^2$ ；西傣、德傣 xɔ^2 ；龙州 ko^2 ，大新、崇左、宁明、隆安、扶绥、邕南、钦州 ho^2 ；武鸣、邕北、平果、田东、田林、柳江、宜山 ho^2 ，环江 go^2 ，龙胜 ko^6 ；布依 fiɔ^2 ，临高 ko^2 。

膝盖：泰语、老挝 k^hau^5 ；西傣、德傣 xau^5 ；龙州、大新、广南依、砚山依 k^hau^5 ，德保 k^hau^6 ，文马土 $\text{k}^h\text{əu}^5$ ；崇左、宁明、钦州 ho^5 ；武鸣、邕北、平果、田东、田林、柳江、宜山、环江、龙胜、河池、南丹、东兰、都安、上林、贵港 ho^5 ；布依 fiɔ^5 ；临高 kau^4 。

与此变化相同的还有“稠、猫头鹰”，见上节。

③南壮读 k^h -，北壮、临高语读 k -。如：

坑：泰语、老挝 k^hum^1 ；西傣、德傣 xum^1 ，龙州 $\text{k}^h\text{ə:m}^1$ ，钦州、扶绥 k^hum^2 ，大新 k^hum^1 ，德保 $\text{k}^h\text{əm}^5$ ；武鸣、柳江、平果、田林 kum^2 ；布依 kum^2 ；临高 kum^1 。

杀：泰语、老挝 k^ha^3 ；西傣 xə^3 ；龙州、大新、靖西、德保、崇左、宁明 k^ha^3 ，上思、隆安、钦州 ka^3 ；武鸣、邕北、平果、田东、田林、柳江、宜山、环江、融安、龙胜、河池、南丹、东兰、都安、上林、贵港 ka^3 ；布依 ka^3 ；临高 ka^3 。

④南壮读 k^h -，北壮、临高语读 h -。如：

绿色：泰语、老挝 $\text{k}^h\text{iəu}^1$ ；西傣、德傣 xəu^1 ；龙州、大新、靖西 k^heu^1 ，德保 $\text{k}^h\text{iəu}^2$ ；

武鸣、平果、凌乐、柳江、田林 heu^1 ；临高 heu^1 。

⑤南壮读 $k-/h-$ 等，北壮读 $h-$ ，临高语读 $k-$ 。如：

晚上：泰语 $k^h am^3$ ，老挝 $k^h am^5$ ；西傣、德傣 xam^6 ；龙州 kam^6 ，邕南、钦州、隆安、大新 ham^6 ；武鸣、平果、田林、凌乐、柳江 ham^6 ；布依 $fiam^6$ ；临高 kom^4 。（参考丘北 yam^6 ，环江 gam^6 。）

痒：西傣 xum^2 ，德傣 xom^2 ；隆安、扶绥 hum^2 ，邕南 $həm^2$ ，钦州 hum^2 ；武鸣、平果、田林、凌乐、柳江、宜山、贵港、来宾、东兰、都安 hum^2 ；布依 fum^2 ；临高 kum^2 。（参考：通黎、保黎 $k^h um^1$ 。）

⑥南壮读 $k-/h-$ ，北壮读 $h-$ ，临高语读 $x-$ 。如：

夜半夜：泰语、老挝 $k^h u:n^2$ ；西傣、德傣 $xu:n^2$ ，龙州 $kən^2$ ，邕宁 hun^2 ；武鸣 $ɣu:n^2$ ，柳江 $hu:n^2$ ；布依 $fū:n^2$ ；临城 $xən^2$ ，龙塘 $xən^6$ 。

这一组的词，临高语方言有三种读法： $k-$ 、 $x-$ 、 $h-$ 。从比较得知，少数词是单数调，来自早期清声母，如“绿、翻扣、杀”；多数词是双数调，来自早期浊声母，如“坑、上山、咬、屎、苦、痒、喉脖子、晚上、夜半夜”。侗台语中从清声母来的送气音 k^h- 也许与复声母有关，例如“杀”梁、张拟为 $xkl-$ ，“膝盖”梁、张拟为 $xq-$ 。从浊声母来的送气音 k^h- 显然是浊音清化造成的，音变过程是 $g->k^h-$ 。根据音变通则， k^h- 变 $x-$ 是最自然的；如果音系中没有 $x-$ 、 $h-$ 对立或对立消失，则 $x-$ 会合并于 $h-$ 。临高语中这组词的变化，阳调类的 $k-$ 可能是浊音清化后不送气造成的，音变过程为 $g->k-$ ，与北壮方言一致。临高语的 $x-$ 显然来自 k^h- ，跟浊音清化后送气的语言相对应，音变过程为 $g->k^h->x-$ 。临高语 $x-$ 、 $h-$ 对立中的 $h-$ 部分来自 t^h- ，部分来自 $k^h->x->h-$ 音变，部分来自 $s->h-$ 音变。梁、张认为跟同族语言的 k^h- 对应的这一类 $h-$ 来自原始侗台语的 $x-$ ，如“绿、翻扣”梁、张拟为 $x-$ ，但这样无法解释其他语言同源词中 k^h- 的来源， $x->k^h-$ 似乎不太可能。我们所知的语言中，凡是有 $k^h-/x-$ 变异或自由变读的，较早的语音形式都是 k^h- 不是 $x-$ ，其音变过程是 $k^h->kx->x-$ ，如日耳曼语、海南闽语、傣语、黎语。海南闽语、傣语方言中凡是 k^h- 消失的点，也都有 $x-$ 、 $h-$ （或 $f-$ ）对立。黎语有 k^h- ，但是本地方言（润方言）白沙土语、元门土语 k^h- 与 $x-$ 为自由变体，杞方言保城土语 k^h- 在高元音 $i u u$ 前近似 $x-$ （欧阳觉亚、郑贻青 1983）。日耳曼语“辅音音变”也是 $k^h->x-$ ，当今德语、荷兰语仍保留 $x-$ 、 $h-$ 对立；中古英语也有 $x-$ 、 $h-$ 对立，后来 $x-$ 并入 $h-$ （Lehmann, 187）。

麻烦的是，在有语音对应关系的同源词中，除了“翻扣、骑、坑”这几个词以外，其他词北壮方言也都读为 $h-$ ，布依语读为 $f-$ 。似乎北壮方言也经历了如下变化：

阴调类： $k^h->x->h-$ ，如：上山、绿色、杀。

阳调类： $g->k^h->x->h-$ ，如：咬、屎、苦、晚上、夜半夜。

这是非常令人费解的变化，因为我们在 p^h- 组与 t^h- 组的对应中看不到北壮方言有这样的变化。我们知道浊音清化时，最先清化的塞音是舌根音 $g-$ ，也许北壮方言和布依语最先也曾发生过舌根音 $g-$ 清化后送气，后来受制于浊音清化后不送气规律的制约，阻止了这一音变。也许北壮方言中的这一类送气变化本是外来的影响，我们现在无法知道。

另外，北壮方言读为 $h-$ 的，临高语却读为 $k-$ ，如“上山、咬、屎、苦、晚上、喉脖子、痒、稠、猫头鹰”。也就是说，这些词北壮方言跟南壮方言的送气音对应，临高语却不与之对应。显见同样是没有送气音，临高语跟北壮方言、布依语并不相当，或许就

没有什么关系。

临高西海岸的新盈、调楼把其他地方读为 x- 的词一律读为 k^h-，包括汉语借词。如：短 k^hut⁸，桥 k^hiu²，轻 k^hɔ³，重 k^hɔn³，求 k^hu²，螃蟹 k^hum²，贵 k^hɔk⁸，舅 k^hu⁴，其他地方读为 k- 的词却不变化，不管是阳调类还是阴调类。由于临高各地读 x- 的词本来就少，而且跟同族语言往往对不上，只有个别词有对应关系，因此不能确定新盈、调楼的 k^h- 是受同族语言影响产生还是有其他来源。如“轻、重”，通黎、保黎分别是 k^hau³、k^hum¹，另外毛难语“轻”k^hu¹也同源，梁、张认为“轻、重”来自原始侗台语的 sk-，似有可能，但也不排除其他可能。无论如何，临高各地的 x- 跟 h- 有对立，而且相当一致，其中一部分 x- 无疑有 k^h- 的来源，因而在送气音 k^h- 的对应上，临高语也与南壮方言接近，而与北壮方言貌合神离。

临高语经历了 t^h->h- 与 k^h->x- 的音变，这一特点也影响到海南闽语。海南闽语接近临高语的北部西片，凡中古溪群母的字皆读为 x-，凡中古透定母的字悉归入 h-，与晓匣母同类；离临高语较远的北部东片，则中古溪群透定母字都读 x-，与晓匣母不同类（辛世彪 2005）。我们知道海南闽语的送气音是受临高语影响消失的，如果临高语没有发生过 t^h->h-、k^h->x- 的音变，那就无法解释海南闽语北部西片为什么也恰恰是溪群母变 x-，透定母归 h-。

4. 送气音 ts^h- 的对应

侗台语族塞擦音极少，有的语言甚至没有塞擦音。即便是有塞擦音的语言，塞擦音对应也很复杂，民族固有词各语言都读塞擦音的一个也没有。因此可以肯定，原始侗台语没有塞擦音（张均如 1983，梁、张 1996），更没有送气塞擦音 ts^h-。现代南壮方言有 ts-、ts^h- 两个塞擦音，北壮顶多只有一个 ts-。南壮的 ts^h- 有的方言读为 tɕ^h- 或 ɕ-，一部分词来自汉语借词。

南壮方言读送气塞擦音的词本来就少，跟临高语对得上的词更少。送气塞擦音基本的对应关系是：南壮读 ts^h-，北壮读 ts-，临高语读 s-，包括汉语借词。如：

窟窿：泰语 ts^hɔŋ²，邕宁、柳江 tsoŋ⁶，武鸣 ɕoŋ⁶，布依 ɕoŋ⁶，临高 soŋ⁴，通黎、保黎 ts^hu:ŋ³。

枪：龙州 ɕuŋ⁵，邕南 ts^huŋ⁴，隆安、扶绥 ts^hu:ŋ¹，广南依、砚山依 tɕ^huŋ⁵；武鸣、平果、凌乐、柳江、田林 ɕuŋ⁵，柳江 ts^huŋ⁵，融安、来宾、贵港 tsuŋ⁵；布依 ɕuŋ⁵；临高 suŋ³。

车：龙州 ɕe¹，邕南 ts^hi¹，隆安、扶绥 ts^hi¹，广南依、砚山依 tɕ^hə²；武鸣、平果、都安、上林 ɕi¹，田东 tɕe⁵，平果 tɕe¹，广南沙 tɕə²，柳江、融安、龙胜 tsa¹，宜山、环江 sa¹；布依 ɕie¹；临高 sia¹。

临高语中的塞擦音大多是汉语借词，固有词读塞擦音的不多。有的方言塞擦音都读送气，例如：

	临城	波莲	新盈	马袅	皇桐	桥头	马村	龙塘
脏	tseɿ ⁷	tseɿ ⁷	ts ^h eɿ ⁷	ts ^h eɿ ⁷	tseɿ ⁷	tseɿ ⁷	/	sak ⁷
肠子	tse ⁴	tse ⁴	ts ^h e ⁴	/	tse ⁴	/	/	/
湿的	tsak ⁸	tsak ⁸	ts ^h ak ⁸	ts ^h ak ⁸	tsak ⁸	tsak ⁸	tsak ⁸	ts ^h ak ⁸

续表

	临城	波莲	新盈	马袅	皇桐	桥头	马村	龙塘
蝗虫	tsiau ⁴	tsiau ⁴	ts ^h iau ⁴	ts ^h iau ⁴	tsiau ⁴	tsiau ⁴	/	/
扫把	tsu ²	tsu ²	ts ^h u ²	ts ^h u ²	tsu ²	tsou ²	tso ²	tsu ²
蹲	tsum ⁴	tsum ⁴	ts ^h um ⁴	ts ^h um ⁴	tsum ⁴	tsum ⁴	/	ts ^h oŋ ²
饭团	tsəŋ ¹	tsəŋ ¹	ts ^h əŋ ¹	ts ^h əŋ ¹	tsəŋ ¹	tsəŋ ¹	/	/
压	tsat ⁷	tsat ⁷	ts ^h at ⁷	ts ^h at ⁷	tsat ⁷	tsat ⁷	tsat ⁷	tsat ⁷
阴茎	tset ⁸	tset ⁸	ts ^h et ⁸	ts ^h et ⁸	tset ⁸	tset ⁸	tsiat ⁸	tsiet ⁷
盖 盖 被子	tsia ¹	tsia ¹	ts ^h ia ¹	tsia ¹	tsia ¹	tsia ¹	tsia ¹	/

新盈、马袅、龙塘等地的送气音，实际上是把其他地方所有的ts-读为送气的ts^h-, 有ts^h-而没有ts-, 显然是后来的变化。有的甚至是发音人的个人特征，换一个发音人可能就读不送气，比如琼山龙塘，我的发音人读为送气的词，梁、张的发音人都读不送气。相同例子如“末尾”南壮邕宁读为送气 ts^ho:t⁹，黎语读为 ts^hut⁷。这个词各地一般读为 sut⁷/sat⁷/set⁷，临高各地读为 tat⁷，原始形式一定是清擦音 s-，无论如何不该读送气，可是有的地方却读送气。再说就目前我们所知的语言来说，一种语言如果失去送气音，最先失去的往往是塞擦音ts^h-, 海南闽语是典型的例子（辛世彪 2005b）。《黎语调查研究》显示黎语有送气塞擦音ts^h-, 但是我最近调查五指山（通什）、保亭一带的黎语，年轻人口中已经没有ts^h-, 都读为 s-, 但 p^h-, t^h-, k^h-依然保留。

ts^h->s-音变也见于雷州闽语。《雷州方言词典》“引论”说，徐闻的徐城镇把雷城、横山、东海三处读 ts^h-声母的字，绝大多数读成 s-声母，例如：采 sai³¹，秋 siu³³，餐 san³³，愁 seu¹¹，床 so¹¹，策 siek⁵，尺 sic⁵⁵等。只有少数字读 ts^h-声母，如：徐 ts^hi¹¹，蔡 ts^hua²⁴等。个别字有两读，一般读 s-声母的是白读，读 ts^h-声母的是文读（张振兴、蔡叶青 1998）。临高语的汉语借词中，凡是读送气塞擦音 ts^h-的也一律变为 s-, 与海南闽语、雷州闽语变化一致。

5. 送气音对应的讨论

侗台语南壮、泰语、傣语、老挝语有送气音，临高语、北壮、布依语（黔南、黔中）没有送气音。在有送气音的语言，各种送气音的词语对应很不整齐，同一个词各语言一律读送气音的几乎没有。梁敏、张均如考察了一千多个同源根词，发现各语言都读送气的只有“烧（烤）”和“胳膊”两个词，因此认为原始侗台语族没有送气音，送气音是各语支、各语言、各方言分化后各自产生的。梁、张并认为送气音产生的途径有六：普通浊塞音的清化，送气浊塞音的消失，舌根清擦音 x-的转化，带浊送气浊擦音的演变，带 -w-、-i-、-r-复声母的变化，带前置 x-、s-、z-复声母的简化（梁敏、张均如 1996：75-78）。

梁、张关于原始侗台语没有送气音的结论是可信的，因为越是早期的特征，各语言一致性越强，越是后来的特征，各语言差异越大，一致性越弱。但是二位先生对原始侗台语的构拟和对送气音消失的解释尚有可讨论之处。

首先，说原始侗台语有 p^h-、t^h-、k^h-，b-、d-、g-，b^ɦ-、d^ɦ-、g^ɦ-却没有 p^h-、t^h-、k^h-，不符合语言类型学的通则，这点雅柯布森早就说过。1958 年，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

在“类型学研究及其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贡献”一文中指出,从类型学来看,在 t-、d- 之外增加一个 d^h-, 而又有清送气音 t^h-, 没有这样的语言;相反,有 t-、d-、t^h- 而没有 d^h-, 这样的语言却常见(《雅柯布森文集》,中译本 73 页)。原始印欧语的塞音本来勃鲁格曼构拟为清浊、送气不送气四元对立,后来很多人改拟为 /t/-/d/-/d^h/ 三元对立,雅柯布森指出其缺陷后十多年,苏联甘克立兹和伊万诺夫(Gamkreilidze & Ivanov)以“喉化音理论”修订原始印欧语辅音系统,恢复了 p^h-, t^h-, k^h- 这一组送气清音。雅柯布森的话是针对印欧语构拟说的,但是对原始侗台语构拟也完全适用。既然 b-、d-、g- 可以变送气清音,再构拟出一套 b^h-, d^h-, g^h- 以使其变送气清音,似不合理。

其次,说舌根清擦音 x- 会变为送气音 k^h-, 不合常理。相反, k^h- 变为 x-/h- 倒是中外常见。古希腊语的 φ (p^h-)、θ (t^h-)、χ (k^h-), 在现代希腊语中依次变为 f-、θ-、x-。雅各布·格林的“日耳曼语第一辅音音变规律”所说的印欧语的 p-、t-、k- 变为 f-、θ-、x-, 后人认为原本就是送气音 p^h-, t^h-, k^h- 变擦音(Trask, 1996:233-235)。汉语客、赣、粤方言都是中古溪母的 k^h- 变 h-, 而不是相反。傣语送气音也是不断减少,演变规律也是 k^h- 变为 x-。由于梁、张原始侗台语系统没有送气音,就用 x- 变 k^h- 来迁就音系。

第三,说带浊送气浊擦音会变为送气音 k^h-, 似乎也没有证据。至于“咬、稻米、魂魄”等词南壮、泰语、老挝读送气清塞音,武鸣、柳江、布依、邕宁和侗水语支的语言多数变为擦音,也不难理解。浊塞音可以变送气清音,浊塞音变浊擦音也是常见的。

我们看到,泰语、傣语和南部壮语读为送气音 t^h- 的,相当一部分是双数调也就是阳调类的词,显然是浊音清化后送气的结果,这与汉语客、赣方言浊音清化后读为送气相似。这些词临高语读为 h-, 而北壮方言和布依语都读为 t-。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临高语发生了 d->t^h->h- 音变,北壮方言和布依语发生了 d->t- 音变,南壮方言则在 d->t^h- 阶段。南部壮语读为送气音 t^h- 的阴调类词的对应也显示临高语与南壮方言近,按照梁、张拟音早期音为 tr-, 那么临高语音变过程是 tr->t^h->h-, tr->t->?d-, 而前一阶段正是南壮方言的变化。

泰语和南部壮语读为送气音 k^h- 的词,有阴调类也有阳调类,这些词北壮方言有读 k- 的也有读 h- 的,临高语读为 k-/x-/h-, 西双版纳傣语和德宏傣语多读为 x-。虽然临高语跟北壮方言都有同读 h- 和 k- 的词,但是还有些词北壮方言读 k- 的,临高语读 x-, 北壮方言读 h- 的,临高语读 k-, 并非都对得上。而根据音变通则, k^h->x- 是最自然的,临高语有些词的变化跟傣语倒是相近。

泰语、傣语和南壮方言读为送气音 p^h- 的词,有阴调类也有阳调类。这些词北壮方言读为 p-, 临高语读 f-/v-。侗台语言轻唇音也是后起的,变化规律是 pw->f- (单数调), bw->v- (双数调), 而浊音清化后也可能有两种变化: b->p^h->f-, b->p-。临高语的变化可能是: 双数调: b->p^h->f-, 或 bw->v-; 单数调: pw->f-。北壮方言的变化则可能是: 双数调: b->p-; 单数调: pw->f-。这样看来,临高语也与南壮方言相近。

侗台语言塞擦音本是后起的,因此临高语固有词中连 ts- 都很少。泰语和南壮的 ts^h- 北壮有的读为 ts-/tɕ-, 有的读为 s-/ɕ-, 临高语都读为 s-, 甚至汉语借词中的 ts^h- 也读为 s-。临高语个别方言把其他方言的 ts- 都读为 ts^h-, 但这只是地域变体,是后来的变化,因为这些地方跟南壮方言 ts^h- 对应的词以及汉语借词中的 ts^h- 也都读为 s-。

侗台语的送气音是后来各自独立发展出来的。临高语个别地方有 p^h-, k^h-, ts^h-, 但

从方言比较来看,个别地方 ts^h -的读法只是把其他地方的 ts -一律读为送气,显然是后起的。新盈、调楼一带的 k^h -虽然跟其他地方的 x -对应而跟 k -不混,但是这些词本身来源复杂,不能据以证明临高语早期有 k^h -。临高语各地的 x -跟 h -对立,不能说没有送气音 k^h -的来源,至于具体哪些来自浊音清化后的 k^h -,哪些来自 sk -式复声母的简化等,仍需研究。新盈、调楼的 p^h -跟其他地方的 f -对应,这两地有 v -却没有 f -,显然是把 f -一律读成 p^h -了,因而不能证明早期临高语是否有送气音 p^h -。但是从同族语言的比较看,临高语各地的 f -有一部分似乎是经由 p^h -的阶段而来。临高语各方言都没有送气音 t^h -,南壮、泰语的 t^h -,临高语一律读成 h -,无论这些读 t^h -的词来自 d -的清化还是别的什么音。如此说来,其中一部分词显然是经历了 $t^h \rightarrow h$ -或者 $d \rightarrow t^h \rightarrow h$ -的音变。临高语虽然没有送气音,这一点跟北壮相似,但是在与南壮 p^h -、 k^h -、 ts^h -的对应形式上,临高语跟北壮差异很大,反而跟南壮更为接近。因而在送气音变化这一点上,临高语跟北壮只是形似,跟南壮却是神似。南部壮语的送气音可能是后来出现的,临高语的送气音却明显是后来消失的。也许临高语也经历了从早期的不送气到送气,再到不送气的变化。

同样情形也见于傣语。梁敏、张均如认为,泰语、老挝、傣语的送气音是浊塞音清化后才出现的。但是傣语金平勐拉新勐、马关木场区、绿春骑马坝 p^h -、 t^h -、 k^h -、 ts^h - (或 $tɕ^h$ -)俱全;武定东坡所卡另有 $tɕ^h$ -;元江红河另有 pj^h -、 kw^h -;德宏芒市、孟连城关、版纳景宏 k^h -变为 x -,只剩 p^h -、 t^h - (周耀文、罗美珍 2001)。这说明送气音也可以从无到有产生以后再消失,只是临高语、傣语送气音消失的原因不明。

三、s-变为 t-

早期侗台语的清塞音 t -临高语中都变为先喉塞音 $ʔd$ -,但是现代临高语却有 t -.通过语言比较得知,这个后起的 t -来自与同族语言 s - (或 $ʃ$ -、 θ -)相当的音。因此可以说早期侗台语的 s - (或 $ʃ$ -、 θ -),临高语中变为 t -了。如:

末尾:泰语、老挝、西傣、德傣 sut^7 ,龙州 sut^7 ,武鸣 θat^7 ,布依 sai^8 ,仫佬 sai^7 ,临高 tat^7 。

一庹(两臂伸开的长度):龙州、钦州、扶绥、大新 tum^1 ,邕南、崇左 $təm^1$,隆安、宁明 tum^1 ,武鸣 θom^1 / θam^1 ,横县、柳江、平果、东兰 θom^1 ,广南沙、丘北、宜山、融安 θam^1 ,田东 $təm^1$,邕北 tam^1 ,布依 $səm^1$,临高 $təm^1$ 。

问:侗语 $ɕai^3$,仫佬 sai^3 ,水语 sai^3 ,毛南 sai^3 ,锦语、莫语 sai^3 ,临高 $tɕi^3$ 。

洗洗手:德傣 suk^8 ,侗语 $ɕuk^8$,仫佬 suk^7 ,水语 suk^8 ,毛难 zuk^7 ,临高 tuk^7 。

三:西傣、德傣 sam^1 ;龙州、钦州、扶绥、大新、邕南、崇左 tam^1 ,广南依、砚山依 sam^1 ;武鸣、平果、广南沙、丘北、柳江 θam^1 ,邕北、田东 tam^1 ;布依 sam^1 ;侗语 sam^1 ,仫佬 tam^1 ,水语 ham^1 ,毛难 sam^1 ;临高 tam^1 。

你们:泰语、老挝、西傣、德傣 su^1 ;大新 hau^3 ,邕南、扶绥;武鸣 θau^1 ,横县、平果、东兰、都安 θou^1 ,田林、广南沙、柳江、宜山、融安、南丹 θu^1 ,龙胜、来宾 sou^1 ;布依 su^1 ;侗语 $ɕau^1$,仫佬、水语 $sa:u^1$,毛南 se^1 ;琼山龙塘 $təu^1$ 。

字(书):泰语、老挝 suw^1 ;龙州、大新 tur^1 ,扶绥、隆安 tui^1 ,上思、崇左 $tɔy^1$,

广南侬、砚山侬 su^1 ；武鸣 θau^1 ，平果、丘北、都安、上林、贵港 θau^1 ；布依 su^1 ；临高 to^1 。

梁敏、张均如已经论证过原始侗台语没有塞擦音，同族语言的塞擦音都是后起的，临高语的 t -也来自擦音。同族语言的 t -、 θ -实际上都是 s -的变异形式，因此临高语中的擦音变塞音，可以表述为 $s \rightarrow t$ -音变。

还有几个词临高语中是 $s \rightarrow h$ -音变。如：杵杵木或春米 hak^7 ，雌性未生育的母兽 ho^4 ，高 haj^1 ，惊跳 hit^7 ，连接 hun^3 ，清 ho^1 ，前天 han^1 ，柱子 hou^1 。它们的早期形式，梁、张认为“雌性”是 st -，“杵、惊跳、连接、清”是 s -，“前天”是 z -，“柱子”是 sr -。“雌性”同族语中读为 $t/t^h-/ts-/s-/c-/t-/h-$ ，临高语的变化可能是 $st \rightarrow s \rightarrow h$ -。“柱子”同族语中读为 $r-/z-/s-/t-/h-$ ，临高语可能是 $sr \rightarrow s \rightarrow h$ -。“前天”同族语言中读为 $s-/t-$ ，都是双数调，临高语也应该先经过浊音清化，然后变 h -，即 $z \rightarrow s \rightarrow h$ -。其他词同族语言中都读为 $s-/t-/h-$ ，临高语应该是直接 $s \rightarrow h$ -。

同样的 $s \rightarrow h$ -音变也见于水语 (Ferlus 1996; 曾晓渝 2002, 2004)。如：

	根	蚊帐	捉	编编筐	三	杵/春米	蛇	蚯蚓	坐
水语	haŋ ¹	hun ³	hap ⁷	ha:n ¹	ha:m ¹	hak ⁷	hui ²	han ⁴	hui ⁶
侗语	saŋ ^{1'}	sun ^{3'}	sap ^{7'}	sa:n ^{1'}	sa:m ^{1'}	sak ^{7'}	sui ²	san ⁴	sui ⁵
毛难	saŋ ¹	sun ³	sap ⁷	sa:n ¹	sa:m ¹	sak ⁷	zui ²	san ⁴	zui ⁶
仫佬	taŋ ¹	tun ³	tap ⁷	ta:n ¹	ta:m ¹	ta:k ⁷	tui ²	tan ⁴	tui ⁶

(注意仫佬语中的 $s \rightarrow t$ -音变)

不过有意思的是，藏语里复声母的变化基本上是前加成分弱化或消失 (格桑居冕、格桑央京 2002)。比如： $sk \rightarrow k/hk$ -， $sg \rightarrow k/g$ -； $st \rightarrow t/ht$ -， $sd \rightarrow t/d$ -； $sp \rightarrow p/hw$ -， $sb \rightarrow p/b/w$ -。 $kl \rightarrow l/hl$ -， $gl \rightarrow hl$ -， $bl \rightarrow l$ -； $lk \rightarrow k/hk$ -， $lg \rightarrow g$ -， $lb \rightarrow p/w$ -。凡是带 r -复声母都变为 $tʂ$ -。如： kr -、 gr -、 tr -、 dr -、 pr -、 br - $\rightarrow tʂ$ -。另有特殊的音变如： $zl \rightarrow d$ -， $sl \rightarrow ts-/t-$ ， $lh \rightarrow t-/l-$ ， $sr \rightarrow ʂ-/tʂ$ -。如果从早期侗台语到临高语的变化真如上所述，那么侗台语的音变规律就与藏语很不相同，同样的复声母演变出不一样的结果。但是 $s \rightarrow h$ -的变化却是在临高语、水语中真实发生的音变。 $s \rightarrow t$ -音变也是临高语、仫佬语、拉珈语、佯僂语所共有的。

上面列举的 $s \rightarrow t$ -音变的词基本上都是阴调类，早先应该都是清擦音。有的词临高语变为 t -后又进一步变为先喉塞音 $?d$ -，这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 $s \rightarrow t$ -的存在。如：

洗洗衣：泰语、老挝 sok^9 ；西傣、德傣 sak^8 ；龙州 $ʔak^{10}$ ，大新、隆安、邕南 $ʔak^8$ ，德保、靖西 θak^8 ，广南侬、砚山侬 sak^8 ；武鸣、横县、田林、凌乐、广南沙、上林 θak^8 ，田东 $ʔak^8$ ，环江、河池 rak^8 ；布依 sa^8 ；侗语 sak^7 ，仫佬 suk^7 ，水语 lak^7 ，毛南 zak^7 ，通黎 $to:ʔ^7$ ，保黎 $to:k^7$ ；临高 $?dak^8$ 。这个词多数方言是阳调类，应该来自浊擦音。梁敏、张均如把“洗洗衣”的早期形式拟为 zr -，那么临高语中的演变过程应该是 $zr \rightarrow s \rightarrow t \rightarrow ?d$ -。

肘：泰语、老挝 sok^9 ；西傣、德傣 sok^9 ；龙州 $ʔuk^7$ ，德保 θok^7 ，靖西 θok^9 ，广南侬、砚山侬 sok^9 ；宁明 $tsuk^8$ ，邕南 $tsuk^8$ ；武鸣、广南沙 $cuak^8$ ，田林 $cuak^9$ ，田东 $cuak^{10}$ ，平果 $cuak^{10}$ ，融安、龙胜、来宾 $tsuk^8$ ，都安、上林 $cu:k^{10}$ ，柳江 $tsu:k^{10}$ ，宜山 $su:k^{10}$ ；临

高 ?dok⁸, 龙塘 ?duk⁸。这个词多数方言也是阳调类, 也应该来自浊擦音, 照理与“洗洗衣”没什么不同, 但是梁敏、张均如拟音为 ɕ-, 似乎有点问题。即便早期形式是 ɕ-, 临高语中的演变也是先变 t-再变 ?d-, 也就是 ɕ->s->t->?d-。

竹竿: 泰语 rau², 老挝 haru²; 西傣 haru², 德傣 saru³; 龙州、大新、扶绥 ɬa:u³, 宁明、崇左、上思、隆安、邕南、钦州 ɬa:u⁴; 武鸣、横县、平果、田林、凌乐、广南沙、丘北、柳江、宜山、融安、南丹、东兰、都安、上林、贵港 θa:u⁴, 环江、河池 rau⁴, 龙胜、来宾 saru⁴; 临高 ?diau⁴。这个词多数方言也是阳调类, 梁敏、张均如拟音为 z-, 临高语中的演变过程应该是 z->s->t->?d-。

绳子: 泰语 ts^huək¹⁰, 老挝 suək¹⁰; 西傣、德傣 tsək⁸; 龙州 tɕək⁸, 德保、靖西 tsy:k¹⁰, 广南侬、砚山侬 tɕik¹⁰, 大新 su:k¹⁰, 宁明 tsək⁸/ tsu:k⁸, 隆安、崇左 tsak⁸, 上思 ts^hak⁸, 扶绥 ts^hak¹⁰, 邕南 tsak¹⁰; 武鸣、平果、田林、凌乐、广南沙、东兰、贵港 ɕak⁸, 横县 tɕak¹⁰, 田东、都安、上林 ɕak¹⁰, 丘北、南丹 ɕa⁶, 柳江 tsjak¹⁰, 宜山 sa:k¹⁰, 河池 sa:k⁸, 融安、龙胜、来宾 tsak⁸; 布依 ɕa⁶; 临高 ?dak⁸。这个词所有方言都是双数调, 梁敏、张均如拟音为 z-, 临高语中的演变过程是 z->s->t->?d-。

“洗洗衣、竹竿、绳子”这几个词都是阳调类、浊擦音声母, 它们都跟早期的清塞音 t-一道变为先喉浊塞音, 说明它们首先经历了浊音清化, 然后是擦音塞化。

临高语中的 s->t-音变跟同族语言对得上的例词很少, 但在汉语借词中表现非常突出。由于侗台语数词基本上都是借自汉语, 因此“三”这个例词可以看作是汉语借词。

“书(字)”也应该是汉语借词。临高语中有大量的汉语借词, 中古清擦音心、书、生母的字, 临高语基本上都变成了清塞音 t-, 甚至连古崇、船、禅、邪母的字, 也变成 t-。如: 西 toi¹, 杉杉树 tiam¹, 想 tian³, 床 tan², 羊 tuan², 松 tun², 神 tin², 赎 tuk⁸, 式 tik⁸, 失雪 tit⁷, 双一双 tuan¹, 实 tit⁸。这样一来就与儋州话及海南闽语的 s->t-中的变化一致了。

儋州话分布在海南岛的西北部, 地处临高以南, 正好跟临高语地区相连, 儋州北部至今仍有讲临高语的村镇。儋州话属于粤语系, 但文白读各成系统, 对应整齐。儋州话只有一组塞音塞擦音, 白读音中凡来自中古心、生、书、邪、崇、船、禅母的字, 都变为 t-, 但中古精、庄、章母的字不变 t-, 仍读为塞擦音 ts-。

海南闽语塞音化的情形是, 精、心、邪、庄、生、章、船、书、禅九母的字在白读音中都变为 t-, 且塞化有内在顺序, 先是精庄章母字塞化, 然后是其他声母的字, 越靠北塞化的音越多, 而临高语正是在海南岛的西北部。以下举出儋州话与海南闽语精庄章三组九母的字加以比较。儋州话材料取自丁邦新(1986), 海南闽语材料为本人调查。见下表:

	祖精	锁心	谢邪	壮庄	沙生	煮章	神船	书书	是禅
海口市區	tou ²¹³	to ²¹³	tia ³³	tusan ³⁵	tua ²³	tu ²¹³	tin ²¹	tu ²³	ti ³³
澄迈金江	tou ²¹	to ²¹	tia ³³	tuan ³⁵	tua ²²	tu ²¹	tien ⁴²	tu ²²	ti ³³
琼山谭文	tou ³²⁴	to ³²⁴	tia ⁴²	tuan ³⁵	tua ¹³	tu ³²⁴	tien ³¹	tu ¹³	ti ⁴²
定安龙塘	tou ⁴³⁵	to ⁴³⁵	tia ³³	tuan ³⁵	tua ²¹³	tu ⁴³⁵	tien ³¹	tu ²¹³	ti ³³
屯昌新兴	tou ³¹⁵	to ³¹⁵	tia ³³	tuan ³⁵	tua ²⁴	tu ³¹⁵	tien ³¹	tu ²⁴	ti ³³

	祖精	锁心	谢邪	壮庄	沙生	煮章	神船	书书	是禅
文昌文城	tou ²¹	tɔ ²¹	tia ⁴²	tuən ¹¹	tua ³⁴	tu ²¹	tien ²²	tu ³⁴	ti ⁴²
琼海博鳌	tou ²¹	tɔ ²¹	tia ⁴²	tuən ¹²	tua ³³	tu ²¹	tin ³³	tu ³³	ti ⁴²
万宁东澳	tau ³²	θɔ ³²	θia ⁴²	tuən ²¹³	θua ⁴⁴	tu ³²	θin ²²	tu ⁴⁴	θi ⁴²
陵水长城	tau ³²	tɔ ³²	tia ³¹	tuən ³⁵	tua ³³	tu ³²	tin ²²	tu ³³	ti ³¹
三亚梅山	teu ²¹	θɔ ²¹	θɛ ⁴²	tuən ¹³	θuə ³³	tu ²¹	θin ²²	tu ³³	θi ⁴²
乐东佛罗	teu ³²	tɔ ³²	tiə ⁴²	tuən ²¹³	tuə ³³	tu ³²	tin ²¹	tu ³³	ti ⁴²
东方感城	tʃou ¹¹	sɔ ¹¹	siə ⁴²	tʃuən ³⁵	suə ³³	tʃu ¹¹	sin ²¹	tʃu ³³	si ⁴²
昌江昌城	tsəu ²¹	sɔ ²¹	sie ⁴²	tsuən ⁴⁵	suo ²²	tsu ²¹	sin ¹¹	tsu ²²	sɿ ⁴²
儋州唐帝	tso ²²	tuə ²²	tie ¹¹	tsuən ²²	ta ³⁵	tsi ²²	tən ⁵⁵	toi ³⁵	ti ¹¹

海南闽语的 t-, 在临高语借词中一部分读为 t-, 而且这部分 t- 相当于海南闽语的文读。但是临高语老借词中, 古精、知、章、庄母的字都读 ts-, 不发生塞化, 而古清、澈、初、昌母字都读 s-, 跟海南闽语一样。也就是说, 中古汉语的塞擦音临高语中都不发生塞化, 中古擦音临高语却发生塞化。我们曾认为海南闽语中的精庄章组塞化是受临高语影响产生 (辛世彪 2005a), 但是从汉语借词看, 临高语中的塞化反而不如海南闽语中数量多、范围广。临高语中的塞化不可能是自身内部的音变现象, 因为 s->t- 也见于毗邻的海南闽语和儋州话。临高语中的塞化也不可能是受海南闽语或儋州话的影响产生, 因为闽语、粤语本身没有精庄章组塞化问题, 海南闽语和儋州话的塞化现象也是后起的音变。那么, 临高语中 s->t- 的音变只能另有来源。

根据《雷州方言词典》“引论”, s->t- 的音变也见于隔海相望的雷州闽语。雷州闽语徐闻县城徐城镇有先喉塞音 ʔb-、ʔd-, 而且 ʔd- 除了古端知定澄母字外, 还包括雷城、曲界、东海三处读 s- 声母, 横山读 t- 声母的全部字; 雷州市西南部靠近徐闻县的唐家、纪家、企水、龙门、英利、北和、乌石、房参、潭斗等九个区镇的全部和杨家区的大部分乡村, 把雷城镇读 s- 声母的字都读成 t- 声母, 相当于徐城镇读 ʔd- (张振兴、蔡叶青 1998)。

中古精组塞化又广泛见于两广之间的粤语勾漏片, 粤西南的吴化片, 粤西的四邑片, 广西桂南平话和汉越语。勾漏片、吴化片、四邑片和桂南平话精组字基本上读为 t-、tʰ-、t-/θ-, 汉越语精组字一律读为 t-、tʰ-。

以上四片汉语方言基本上连成一片, 语音面貌相当古老。虽然有些地方后来被广府片粤语逐渐覆盖, 但早期层次依然清晰可见。勾漏片跨越两广, 有些点与桂南平话纠缠不清, 如玉林, 另有人认为桂南平话本归粤语。实际上粤西两广之间的方言都有广府片所没有的共同特征, 包括一些没有明确归属的方言。我们举出这片方言精组塞化的特征以及汉越语加以比较。以下材料广东新会为本人调查 (参辛世彪 2002), 郁南来自詹伯慧、张日升 (1998), 化州来自何科根、李健 (1990), 钟山来自邓玉荣 (2000), 玉林、藤县、汉越语来自李连进 (2000)。

	祖	浅	刺	才	坐	想	线	袖	俗
新会荷塘	tu ⁵⁵	tʰen ⁵⁵	ty ³³	tʰuoi ²¹	tʰo ³³	toɛŋ ⁵⁵	tɛn ³³	tiu ²²	tʰok ²
郁南平台	tu ³⁵	tʰin ³⁵	tʰi ⁴²	tʰoi ²¹	tʰo ¹³	tɛŋ ³⁵	tɛn ⁴²	tʰeu ²¹	tʰuk ²²
化州下江	tou ³⁵	tʰin ³⁵	tʰei ³³	tʰoi ⁴⁴	tʰo ²²	tɛŋ ³⁵	tɛn ³³	tʰeu ²²	tʰuk ²
广西钟山	tu ⁴²	tʰi ⁴²	tʰi ⁵¹	θo ²¹³	θo ³³	θia ⁴²	θi ⁵¹	θo ³¹	θo ⁴⁴
广西玉林	tu ³³	tʰin ³³	tʰi ⁵²	toɛ ³¹	toɛ ¹³	ta ³³	tɛn ⁵²	toɛ ²¹	tok ²²
广西藤县	tu ³³	tʰin ³³	tʰi ⁵³³	toɛ ²¹²	to ³⁵	tɛŋ ³³	tɛn ⁵³³	tʰeu ²²	tʰuk ²²
汉越语	to ³	tʰen ²¹⁵	tʰi ⁵⁵	tai ²¹	toa ²²	tuen ³⁵	tyen ³⁵	tu ²²	tuk ²²

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 (Hashimoto, M.1987) 较早前认为汉越语的来源是“中国西南地区某种共同语 (koine)”。后来, 张均如 (1982, 1988)、蓝庆元 (2001)、曾晓渝 (2004) 都认为影响侗台语言及汉越语特殊变化的中古汉语方言是广西“古平话”, 韦树关 (2004) 认为是“古广信话”, 李连进 (2005) 更认为广西平话、湘南土话、勾漏片方言的源头都是“古广信话”, 也就是中古梧州一带的方言。

在汉魏以下, 宋代以前, 岭南地区存在一种非常有影响力的汉语方言, 影响了周边的侗台语言, 也影响了越南语。从地理、历史情况看, 它来自两广之间西江流域的可能性最大, 也许就是“古广信话”。因为秦朝 50 万人戍岭南, 主要驻扎地就是以广信 (今粤西封开、桂东梧州一带) 为中心的西江中游地区; 以番禺 (今广州) 为中心的南越国, 反而是土著人聚集区 (叶国泉、罗康宁 1995)。一般认为粤语形成于唐宋之际, 因为此时中原人经江西、粤北大量进入珠三角。而在中唐张九龄开通大庾岭之前, 桂江、贺江与西江交汇处的广信一直是中原通往岭南的咽喉, 当地少数民族汉化程度较高。而据梁敏、张均如研究, 临高语恰恰是从粤西两广间迁入海南岛的。临高先民, 最晚可考的就是粤西两广间的俚人。

古代汉族对少数民族称呼非常笼统, 西北统称胡人, 东南统称百越。海南岛的都叫黎人, 两广间的都叫俚人。汉魏六朝时期, 俚人分布在广州以南, 苍梧、郁林、合浦、宁浦诸郡。《太平御览》卷七八五引三国时吴人万震《南州异物志》云: “广州之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 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 中央数千里。”所谓广州之南其实就是今之粤西。《宋书·南夷传》: “广州诸山并俚僚, 种类繁多。”《太平御览》卷七八五又引《广州记》说: “俚僚贵铜鼓, 惟高大为贵, 面宽丈余方以为奇。”显然此俚人不是黎人, 因为黎人至今无铜鼓。活跃于梁、陈、隋三代的冼夫人就是出生于高凉郡 (今广东阳江西) 的俚人, 隋文帝曾赐夫人临振县 (今临高县) 汤沐邑一千五百户, 赠其子冯仆崖州总管。

临高人来源中, 另有一部分是明以前两广间的移民, 不少人本身就是汉族。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四: “熟黎, 洪武初年归附, 报在西路临高等界, 则乡音与广西思、梧等处相同。”《明史》卷三百一十九: “熟黎之产, 半为湖广福建奸民亡命, 及南、恩、藤、梧、高、化之征夫, 利其土, 占居之, 各称酋首。”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 “黎人 (按: 指熟黎) 半能汉语, 十百为群, 变服入州县墟市, 人莫辨焉。日将晚, 或吹牛角为声, 则纷纷聚会, 结队而归, 始知其为黎也。”

梁敏、张均如(1996, 1997)认为临高人同样来自西瓯和骆越, 早期分布于壮泰(台)诸族和侗水诸族之间, 大约 2500 年前(春秋战国时期)迁往海南岛北部。临高人迁岛的时间也许没那么早, 但梁、张著作所附的“临高先民分布和迁徙图”则显示临高先民就在粤西两广之间。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 临高语的擦音塞化以及汉越语中的类似变化, 都来自中古早期(六朝)粤西两广之间的某种权威汉语, 可能就是“古广信话”。海南闽语的塞音化也许是通过临高语辗转来自“古广信话”的, 也许直接来自“古广信话”。临高语塞擦音本身是后起的, 所以没有塞化问题。海南闽语只有一组塞擦音, 所以精庄章组都变 t-。儋州话擦音塞化的规律跟临高语一致, 而且儋州话就在临高语的南面, 这种音变也许来自临高语。不过儋州话本属于粤语, 如果能证明它来自粤西, 那么儋州话的擦音塞化也可能来自粤西一带。

不过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 中古早期的华南权威汉语“古广信话”竟然是精组塞化的? 我们不禁要问, 精组塞化到底是华南汉语的特征还是华南民族语言的特征? 在精组塞化上, 到底谁影响了谁?

一般认为, 粤西地区的精组塞化是受古代岭南土著民族语言(古壮侗语等)影响产生的(麦耘 1997)。但是从现有资料看, 岭南土著民族语言的精组塞化除了见于壮傣语支的临高语外, 还见于侗水语支的仡佬语、拉珈语和佯僮语, 不少出现在汉语借词中。如: 仡佬语再 tai⁵, 千 t^hjen¹, 坐 tui⁶, 西 te¹, 谢 tja⁶; 拉珈语箭 tin⁵, 钱 tin², 秋 t^heu¹, 寻 tem⁶; 佯僮语寸 t^hin², 层 t^han², 匠 t^han⁶, 心 t^həm¹, 算 t^hon⁵。如果精组塞化是侗台语言的特征, 它应该在同族语言中比较普遍, 至少在人口众多的壮语、布依语、傣语、泰语中有所反映, 而且不应该仅限于借词中, 实际上却不是。而侗水语族民族(包括侗族、水族、仡佬族、毛南族、佯僮人及莫家人)是隋唐时期从粤西两广之间迁徙到湘桂黔交界地区的(韦树关 2004, 韦东超、王瑞莲 2000)。可见侗台语言中, 凡是精组塞化的, 地域上都跟粤西两广之间脱不了干系, 也就是与华南权威汉语“古广信话”关系较深。即使在桂南平话中, 精组塞化也只出现在东南小区, 就是与粤西交界的地区。粤西两广之间的汉语方言, 无论广西平话还是粤语勾漏片、五化片、四邑片, 都有精组塞化, 与这一地区的毗邻的海南岛北部以及受华南权威汉语影响的汉越语也恰恰有精组塞化, 这不是偶然的。

所以我们推测, 华南一带的精组塞化都是同一来源, 受同一种权威方言影响, 那就是粤西两广之间汉语方言“古广信话”。受其影响, 各语言产生精组塞化的时间大约在六朝至唐初。临高语、侗水语都是六朝之后迁出的, 因此保留了这一特征。汉越语的精组塞化也是保留了这一时期的特征。海南闽语是宋代至明代在海南岛北部地区形成并逐渐迁到南部的, 受临高语影响或者“古广信话”的影响, 也发生了这一音变。

至于“古广信话”为什么会有精组塞化, 倒是可以借用麦耘对勾漏片方言早期读法的构拟来解释。那就是, “古广信话”精组本来是齿间音, 后来齿间音变为舌尖音。发展阶段为:

1. 精 tθ-、清 tθ^h-、从 dθ-、心 θ-、邪 θ-;
2. 精 tθ->t-, 清 tθ^h->t^h-, 从邪 dθ-/θ->t-/t^h-, 心 θ->t-/θ-/t-。

受这种中古华南权威汉语方言影响, 汉越语、仡佬语、拉珈语精组变 t-、t^h-, 佯僮

语精组变 t^h-, 粤语、平话精组变 t-、t^h-、t̥-, 临高语精组变 t-、s- (精从心变 t-, 清变 s-)。当说闽语的人群登岛时, 海南岛北部已经是临高人的天下, 海南岛东北部的临高人改说闽语时, 把精壮章心等母字读为塞音 t-, 清母字读为擦音 s-, 因此海南闽语逐渐变为今天的模样。

美国学者苏大卫 (David B. Solnit, 1982) 认为越南语、临高语和海南话之所以具有共同的特征, 是因为三种语言在广西地区发生过相当密集的接触, 但他把海南话 (海南闽语) 说成是桥本所称的“西南汉语”的后裔, 则没有道理。

四、[l]音化与[z]音化

我国南方汉语和侗台语言中有塞音流化的音变, 大多数表现为浊塞音 b-或先喉浊塞音 ʔb-变为 v- (或 m-), d-或 ʔd-变为 l- (或 n-)。湘语、南部吴语、粤西粤语、壮语、傣语都有此种变化。

前文说过, 临高语也有 ʔb-、ʔd->v-、l-的变化, 因而使得临高语的先喉塞音与同族语言的先喉塞音有相当一部分不同来源也不同层次。但是侗台语言中形形色色的声母, 在临高语中发生了边音化, 音变过程在临高语各方言中也呈现各异。

有些词在同族语言中读音各不相同, 有的读边音, 有的不读边音, 临高语各方言中一致读为边音。另有一些词同族语言中也是读音各不相同, 临高语有的方言读为边音, 有的不读边音。大体上, 琼山、澄迈和临高东部地区主要是读为舌尖擦音 z-或舌面擦音 ʒ- (ʒ-和 z-、dz-有时也互为变体), 临高中部、西部都读为边音 l-。

以下先列出一些常用词语在临高语各方言中的读法, 然后逐一对比它们在同族语言中的种种读法, 以此来看临高语中的边音化跟哪些语言相近, 是如何演变来的。

1. 临高语各方言中一致读为边音的词在侗台语言中的对应

这一类词临高语各方言从东到西都读边音, 声调有阳调类也有阴调类, 说明声母来源不同, 在同族语言中的对应很复杂。

	远	近	梯子	鼓	长长短	进	深水	闪打闪	瘪靴
临城	loi ²¹³ ₁	lo ³³ ₃	loi ²¹³ ₁	lon ²¹³ ₁	loi ²¹³ ₁	lou ¹¹ ₄	lak ⁵⁵ ₈	liap ³³ ₇	lip ³³ ₇
波莲	loi ¹³ ₁	lo ³³ ₃	loi ¹³ ₁	lon ¹³ ₁	loi ¹³ ₁	lou ²¹ ₄	lak ⁵⁵ ₈	liap ³³ ₇	lip ³³ ₇
马村	loi ³⁵ ₁	lo ¹³ ₃	loi ³⁵ ₁	lon ³⁵ ₁	loi ³⁵ ₁	lou ³¹ ₄	lak ³³ ₈	liap ⁵⁵ ₇	lip ³³ ₈
桥头	loi ²¹ ₁	lo ³¹ ₃	loi ²¹ ₁	lon ²¹ ₁	loi ²¹ ₁	lou ⁵⁵ ₄	lak ⁵⁵ ₈	liap ³³ ₇	lip ³³ ₇
新盈	loi ¹³ ₁	lo ³³ ₃	loi ¹³ ₁	lon ¹³ ₁	loi ¹³ ₁	lou ¹¹ ₄	lak ⁵⁵ ₈	liap ³³ ₇	lip ³³ ₇
马袅	loi ¹³ ₁	lo ³³ ₃	loi ¹³ ₁	lon ¹³ ₁	loi ¹³ ₁	lou ²¹ ₄	lak ⁵⁵ ₈	liap ³³ ₇	lip ³³ ₇
皇桐	loi ¹³ ₁	lo ³¹ ₃	loi ¹³ ₁	lon ¹³ ₁	loi ¹³ ₁	lou ²¹ ₄	lak ⁵⁵ ₈	liap ³³ ₇	lip ³³ ₇
龙塘	lei ⁴⁴ ₁	lo ²⁴ ₃	li ¹³ ₁	lon ⁴⁴ ₁	lei ³⁵ ₁	lou ²¹ ₄	lek ³³ ₈	liap ⁴⁴ ₇	lip ³³ ₈

远: 泰语 klai², 老挝 kai¹; 西傣 kai¹, 德傣 kai⁶; 龙州、德保、靖西、广南依, 崇左、宁明 kwai¹, 钦州、上思、扶绥 kai¹, 邕南、隆安 klai¹; 武鸣、平果、柳江、宜山、环江、融安、龙胜、河池、南丹、东兰、都安、上林 kjai¹, 横县 klai¹, 丘北 kai¹, 来宾 kyai¹,

贵港 $krai^1$, 田林、凌乐、广南沙 $t'ai^1$; 布依 $t'ai^1$, 侗语 kai^1 , 仡佬 ce^1 , 水语 $?di^1$, 毛难 ci^1 , 通黎、保黎 lai^1 。

近: 泰语 $klai^3$, 老挝 kai^4 ; 西傣 kai^3 , 德傣 kau^3 ; 龙州 $k'hjau^3$, 德保、靖西 $k'hjoi^3$, 广南依 $t'au^3$, 砚山依 $t'hau^3$, 崇左 $k'hjoy^3$, 宁明 $k'hjau^3$, 钦州 kai^3 , 上思 koy^3 ; 平果、环江、龙胜、南丹、东兰、都安、上林 $kjau^3$, 柳江、宜山、融安 $k'hja^3$, 河池 $kjai^3$, 横县 $klai^3$, 丘北 kau^3 , 来宾 $kyau^3$, 贵港 $krau^3$, 田东、田林、凌乐 $t'ai^3$, 广南沙 $t'au^3$; 布依 $t'au^3$ 。仡佬 $p'h\gamma i^5$, 水语、毛难 $p'hjai^5$, 通黎、保黎 $p'hlau^3$ 不同源。另外, 侗语 tan^4 , 武鸣、邕南、隆安、扶绥读 kan^6 , 应该是汉语借词。

鼓: 泰语 $klo:n^2$, 老挝 kon^2 ; 西傣 kon^1 , 德傣 kon^6 ; 龙州、崇左、宁明、德保、靖西 $kjo:n^1$, 邕南、隆安 $klo:n^1$, 广南依 $t'kon^1$, 钦州、上思、扶绥 kai^1 ; 武鸣、平果、柳江、宜山、环江、融安、龙胜、河池、南丹、东兰、都安、上林 $kjo:n^1$, 横县 $klo:n^1$, 丘北 $kuan^1$, 来宾 $kyo:n^1$, 贵港 $kron^1$, 田林、凌乐、广南沙 $t'kon^1$; 布依 $t'kuan^1$, 侗语 $kuŋ^1$, 毛难 $cun^1/kuŋ^1$, 通黎、保黎 lan^1 。扶绥 ko^3 , 钦州 ku^3 , 仡佬 ku^3 应该是汉语借词, 水语 tam^2 不同源。

进: 泰语、老挝 $k'hau^3$; 西傣、德傣 xau^3 ; 龙州、德保、靖西、广南依 $k'hau^3$; 崇左、宁明、钦州、上思、扶绥、隆安 hau^3 , 邕南 hau^5 ; 武鸣、横县、平果、柳江、宜山、环江、融安、龙胜、河池、南丹、东兰、都安、上林 hau^3 ; 布依 $fiau^3$; 侗语 lau^3 , 仡佬 lo^3 , 毛南 $?dan^4$ 。水语 $tan^1/tan^1\ k'au^3$, 如果跟后一音节对应, 也同源。通黎、保黎 tut^7 不同源。

长长短: 龙州、大新 li^2 , 广南依 li^2/ri^2 , 砚山依 ri^2 , 德保、靖西 rei^2 , 崇左、宁明 lai^2 , 钦州、扶绥 lai^2 , 邕南、隆安 $hlai^2$; 武鸣、来宾 yai^2 , 田东、田林、凌乐、东兰 lai^2 , 平果、环江、龙胜、河池、南丹、都安 rai^2 , 横县、广南沙、丘北 δai^2 , 柳江、宜山、上林 $hjai^2$, 融安 θai^2 ; 布依 zai^2 ; 侗语 jai^3 , 仡佬 $?y ai^3$, 水语 $y ai^3$, 毛南 $?j ai^3$ 。西傣、德傣 $jaru^2$, 通黎 tau^6 , 保黎 tau^3 不同源。

深深水: 泰语 luk^8 , 老挝 lak^8 ; 西傣、德傣 lak^8 ; 龙州、大新、德保、靖西、广南依、砚山依 $?dak^7$, 崇左、宁明、上思、隆安、邕南 lak^8 , 钦州 lak^{10} , 扶绥 luk^8 ; 武鸣、横县、平果、柳江、宜山、环江、融安、龙胜、河池、东兰、都安、上林 lak^8 , 南丹 lau^2 ; 布依 la^2 ; 通黎 $to: ?^7$, 保黎 $to: k^7$ 。侗语、仡佬 jam^1 , 水语、毛南 $?jam^1$ 不同源。

梯子: 泰语 $?dai^2$, 老挝 $?dai^1$; 龙州、大新、靖西、崇左、宁明、上思 $?dai^1$, 德保 $?doi^2$, 隆安、邕南、广南依、砚山依 lai^1 , 扶绥 nai^1 , 钦州 nui^1 ; 武鸣、横县、平果、田东、凌乐、南丹、东兰、都安、来宾、贵港 lai^1 , 宜山、环江、融安、龙胜、河池 $lwai^1$, 上林 lei^1 ; 布依 lai^1 。西傣 $kən^1$, 德傣 $tsat^8$, 侗语 kwe^3 , 仡佬 $kyə^3$, 水语 $?de^3$, 毛南 ce^3 , 通黎、保黎 $p'hew^1$ 不同源。

闪打闪: 泰语 lep^{10} , 老挝 mep^{10} ; 西傣 $mlep^8$, 德傣 mep^8 ; 龙州、宁明、钦州 mep^8 , 大新 jap^8 , 德保、靖西、上思 mep^{10} , 广南依 $mjap^{10}$, 砚山依 $miap^{10}$, 隆安 $mlap^8$, 邕南 $mlep^{10}$; 武鸣 $mle:k^8$, 横县 $ja:p^9$, 平果 $mlap^8$, 田林 $mja:p^8$, 田东 $ja:p^{10}$, 南丹、来宾 jap^7 , 上林、贵港 $?ja:p^9$; 布依 $?ja:p^7$; 侗语 lap^9 , 仡佬 jap^8 , 水语 lap^7 , 毛难 $?dap^7$, 通黎、保黎 tip^7 。

瘪瘪批: 泰语 fep^{10} , 老挝 vep^{10} ; 西傣 lap^8 , 德傣 lap^9 ; 柳江 pep^8 , 布依 pep^8 ; 侗南 $p'ip^7$, 侗北 mit^9 , 仡佬 $p'ip^7$, 水语 $pja:p^7$, 毛难 $pa:p^7$, 通黎、保黎 $?be:p^7$ 。

以上词临高语各方言都读 l-, 同族语言中同源词的表现很复杂, 但依然能看出其变化过程。

“远、近、鼓”, 显然来自复声母 kl-。它们在侗台语中的变化有的是 kl->kj-/k^hj->ɬ, 有的是 kl->l-, 临高语属于后一种, 即丢失塞音成分, 保留流音成分。同样变化的还有“秧苗、鱼鳞、去年、”。

“梯子”来自 ?d-。这个词侗台语同源词都是阴调类, 来自先喉塞音的可能性很大。变化过程是 ?d->l-, 这种音变是常见的, 临高语也有此种变化。“梯子”古音, 梁、张有两种拟音, klw-和 ?dl-, 分别用来解释台语支的 l-和 ?d-以及侗水语支的 kw-。但是 ?d-可以直接变 l-, 无须构拟为 ?dl-。

“深深水”梁、张有两种拟音, l-和 ?j-, 用来解释台语支的 l-和侗水语支的 j-。但这个构拟忽略了台语支中南壮的 ?d-, 大概觉得麻烦在于台语读 l-的是阳调类, 读 ?d-的却是阴调类。也许这个词音变发生较早, 因此在大多数台语中都跟早期的 l-一同读阳调类了, 只有南壮少数方言仍保留 ?d-的读法。临高语的“深”也是阳调类, 也许来源很早。

“闪打闪”显然来自复声母 ml-, 音变过程有的是 ml->mj->m, 有的是 ml->l-, 临高语属于后者。

“长长短”梁、张有两种拟音, r-和 ?r-, 分别用来解释台语支和侗水语支的不同变化。临高语读 l-, 跟台语支近。

“进”的来源比较麻烦, 台语支的变化像是 k^h->x-/h-, 侗水语支的变化像是 d->l-。但是侗水语中毛南语 dau⁴是双数调, 其他都是单数调。“进”的古音梁、张拟为 xl-, 用来同时解释两个语支中的变化, 可备一说。也许原始形式拟为 kl-也能解释两语支的变化, 因为 k^h-变 x-/h-是常见的, kl-又可以变 k^h-, 例子已见上。kl->k^h->x-/h-是一路, 台语支如此变化; kl->l-又是一路, 侗水语支如此变化。

“瘪瘪秕”梁、张拟为 b-, 临高语的变化应该是 b->l-或 b->?b->l-, 傣语的变化是 b->l-, 其他语言的变化是 b->p^h-/p->m-/f-/v-。

最后要说明, 并不是所有临高语读 l-的词都跟同族语言不同。如“舌头、脊背、儿子、孙子、流水、挑选、黄色”, 临高语各方言都是 l-, 同族语言也几乎都是 l-。

2. 临高语部分方言中读边音的词在侗台语言中的对应。

有些词在临高语中并不全读为 l-, 只在中西部方言中读为边音, 东部方言读为擦音或塞擦音。这又分两种: 一种是在同族语言中对应整齐的, 基本上读为 ?d-、l-、n-三种声母; 另一种是在同族语言中对应不整齐的, 读音各异但有对应关系, 只是能对得上的词不多。以下分别列出这两大类的词, 表中马袅、皇桐的 ɬ-有 dɬ-的变体。

①在同族语言中对应整齐的。

	胆	生肉	咸	黑	红	插秧	鼻子	簸箕	阳光
临城	lɔ ₁ ²¹³	lip ₇ ³³	laŋ ₃ ³³	lam ₁ ²¹³	lin ₁ ²¹³	lom ₁ ²¹³	loŋ ₁ ²¹³	lon ₃ ³³	lit ₇ ³³
波莲	lɔ ₁ ¹³	lip ₇ ³³	laŋ ₃ ³³	lam ₁ ¹³	lin ₁ ¹³	lom ₁ ¹³	loŋ ₁ ¹³	lon ₃ ³³	lit ₇ ³³
马村	zɔ ₁ ³⁵	zɔp ₇ ⁵⁵	zaŋ ₃ ¹³	zam ₁ ³⁵	ziŋ ₁ ³⁵	zom ₁ ³⁵	zoŋ ₁ ³⁵	zon ₃ ¹³	zit ₇ ⁵⁵
桥头	zɔ ₁ ²¹	zɔp ₇ ³³	zaŋ ₃ ³¹	zam ₁ ²¹	ziŋ ₁ ²¹	zom ₁ ²¹	zoŋ ₁ ²¹	zon ₃ ³¹	zit ₇ ³³

续表

新盈	loi ¹³ ₁	lip ³³ ₇	lan ³³ ₃	lam ¹³ ₁	lin ¹³ ₁	lom ¹³ ₁	lon ¹³ ₁	lon ³³ ₃	lit ³³ ₇
马袅	zoi ¹³ ₁	zip ³³ ₇	zan ³³ ₃	zam ¹³ ₁	zin ¹³ ₁	zom ¹³ ₁	zon ¹³ ₁	zon ³³ ₃	zit ³³ ₇
皇桐	zoi ¹³ ₁	zip ³³ ₇	zan ³¹ ₃	zam ¹³ ₁	zin ¹³ ₁	zom ¹³ ₁	zon ¹³ ₁	zon ³¹ ₃	zit ³³ ₇
龙塘	zei ⁴⁴ ₁	zop ⁴⁴ ₇	zan ²⁴ ₃	zom ⁴⁴ ₁	zin ⁴⁴ ₁	zom ¹³ ₁	zon ⁴⁴ ₁	zon ²⁴ ₃	zit ¹³ ₇

胆：泰语 ?di²，老挝 ?bi¹；西傣 ?bi¹，德傣 li⁶；龙州、大新、广南侬、砚山侬、文马土 ?di¹，德保 ?dei²，靖西 ?dei¹，上思 ?bory¹，崇左 ?bjai¹，邕南 mlei¹，隆安 muu¹，钦州 mui¹；武鸣、柳江、宜山 ?bi¹，横县 ?bei¹/?dei¹，田东 ?bi¹/?di¹，平果 ?bai¹，田林、凌乐、广南沙、南丹 ?di¹，河池、东兰、都安、上林、来宾、贵港 ?bei¹；布依 ?di¹；侗语 po⁵，仫佬 myɔ⁵，水语 ?do⁵，毛南 do⁶；通黎、保黎 ?dai¹。

“胆”，壮语方言多数是 ?b-，因此梁、张拟为 ?bl-，这样能解释大多数台语支的变化，但是对于 ?d-怎么办？如果 ?bl-不能解释 ?d-的来源，那么临高语的变化实际上与南壮及侗水、黎语近，而与北壮有别；也就是说临高语的 l-来自 ?d-，演变过程是 ?d->l-。如果 ?bl-能解释 ?d-的来源，那么演变过程就是 ?bl->?d->l-。

咸：泰语 ?dan⁵；广南侬、砚山侬 ?dan⁵，钦州 nan⁵；武鸣、横县、平果、广南沙、丘北、柳江、宜山、环江、南丹、都安、上林 ?dan⁵，融安 lan⁵，龙胜 ran⁵，河池 nan⁵；布依 ?dan⁵；仫佬 nan⁵，水语 ?nan⁵，毛南 njan⁵。这个词通黎 gwan³，保黎 hwan³ 不同源。西傣、德傣 tsim² 应该是“碱”的近代借词读法。傣语金平、元阳 kim²，元江、马关 kem²，壮语龙州 kim²，大新、扶绥 khim²，邕南 klam²，隆安 klim²，上思 khjem²，崇左 khjem²，宁明 kjum²，应该是“碱”的中古借词。武鸣、横县、平果、环江又读 ham²，邕北、田东、田林、凌乐、来宾、贵港 ham²，是“咸”的中古借词。广南侬、砚山侬又读 tcam²，是“碱”的近现代借词。

“咸”的古音，梁、张拟为 ?nd-，但又不很肯定，因此用括弧内加问号。实际上从比较可以看出，咸的声母就是 ?d-，各方言都是单数调。临高语的 l-是从 ?d-变来。咸在侗台语言中的变化是：

?d->l-，如：临高语，北壮融安。个别语言变为 r-，如：北壮龙胜。

?d->l->n-，如：北壮河池，仫佬语、水语、毛难语。

鼻子：泰语 ?dan²，老挝 ?dan¹；西傣 ?dan¹，德傣 lan⁶；龙州、靖西、广南侬、砚山侬、上思、崇左、宁明 ?dan¹，大新 ?dan¹，德保 ?dan²，钦州、隆安 nan¹，邕南 nan¹，扶绥 nuŋ¹；武鸣、平果、田东、田林、凌乐、广南沙、丘北、南丹、东兰、都安 ?dan¹，横县、邕北、柳江、宜山、环江、河池 nan¹，上林、贵港 ?nan¹，连山 lan¹；布依 ?dan¹；侗语、仫佬 nan¹，水语、毛难 ?nan¹。通黎、保黎 khat⁷ 不同源。

“鼻子”，梁、张也拟为 ?nd-，也用括弧内加问号。实际上我们看到，它的声母也是 ?d-，各方言也都是单数调，它在侗台语中的演变过程同“咸”。

黑：泰语 ?dam²，老挝 ?dam¹；西傣 ?dam¹，德傣 lam⁶；龙州、靖西、广南侬、砚山侬、上思、崇左、宁明 ?dam¹，大新 ?dam¹，德保 ?dam²，钦州、隆安、扶绥 nam¹，邕南 nam¹；武鸣、横县、平果、田东、环江 ?dam¹，邕北、柳江、宜山、河池、都安 nam¹，上林、来宾、贵港 ?nam¹，融安、连山 lam¹，龙胜 ram¹；侗语、仫佬、毛难 nam¹，水语

ʔnam¹; 通黎 ʔdam¹, 保黎 ʔdom¹。布依 van⁴, 田东 (又读)、田林、凌乐、广南沙、丘北、东兰、南丹 fom⁴ 另有来源。

“黑”的早期形式梁、张也拟为 ʔnd-, 实际上演变过程也是 ʔd->l->n-, 各语言处在不同阶段而已。

红: 泰语 ʔdeŋ², 老挝 ʔdeŋ¹; 西傣 ʔdeŋ¹, 德傣 leŋ⁶; 龙州、靖西、广南依、上思、宁明 ʔdeŋ¹, 大新 ʔdeŋ¹, 德保 ʔdeŋ², 砚山依 ʔdiaŋ¹, 崇左 ʔdɔŋ¹, 隆安、扶绥 niŋ¹, 邕南 niŋ¹, 钦州 laŋ¹; 武鸣、平果、田东、田林、凌乐、广南沙、丘北、柳江、宜山、环江、河池、南丹、东兰、来宾、贵港 ʔdiŋ¹, 邕北 loŋ¹, 融安、连山 liŋ¹, 龙胜 riŋ¹; 布依 ʔdiŋ¹; 通黎、保黎 ʔdeŋ³。侗语 ja⁵, 仫佬、毛难 lan³, 水语 ham³ 不同源。横县、都安、上林, 以及武鸣、平果、来宾、贵港的又读为汉语借词 hoŋ²。

“红”在临高语中指紫红色, 这个词早期形式梁、张拟为 ʔdl-。我们看到这个词各地的变化跟上面几个没有不同, 仍然是 ʔd->l->n-。

生肉: 泰语、老挝 ʔdip⁷; 西傣 ʔdip⁷, 德傣 lip⁷; 龙州、大新、广南依、砚山依、上思 ʔdip⁷, 崇左、德保 ʔdɔp⁷, 靖西 ʔdɔp⁷, 宁明 ʔduɔp⁷, 邕南、钦州、扶绥 nip⁷, 隆安 nip⁸; 武鸣、横县、平果、田东、田林、凌乐、广南沙、丘北、柳江、宜山、环江、河池、东兰、来宾、贵港 ʔdip⁷, 南丹 ʔdiɔp⁷, 融安、连山 lip⁷, 龙胜 rip⁷; 布依 ʔdip⁷; 水语 ʔdiup⁷, 毛难 ʔdip⁸。侗语 ɕeŋ¹, 仫佬 seŋ¹ 不同源。通黎 fi:p⁸, 保黎 vi:p⁷ 不知道是否同源。

“生”这个词的变化显然也是 ʔd->l->n-, 梁、张也拟为 ʔd-。

插秧: 泰语 ʔdam², 老挝 ʔdam¹; 龙州 ʔdam¹, 邕宁 nam¹; 武鸣、柳江 ʔdam¹; 布依 ʔdam¹; 侗南 lam¹, 侗北 ləm¹, 仫佬 hyam¹, 毛难 ʔdjam¹, 水语 lam¹。

“插秧”一词同族语言读法仅见于《侗台语族概论》之《古声母词表》, 单数调。梁、张拟为 ʔdl-, 其实也应该是 ʔd->l->n-。

簸箕: 泰语 ʔdoŋ³, 老挝 ʔdoŋ⁴; 西傣 ʔduŋ³, 德傣 loŋ³; 龙州、大新、宁明、崇左 ʔduŋ³, 德保、靖西、砚山依 ʔdɔŋ³, 广南依 ʔdɔŋ³, 上思 ʔdoŋ³, 钦州、扶绥 nuŋ³, 邕南 noŋ³, 隆安 noŋ³; 武鸣、横县、平果、柳江、宜山、环江、河池、东兰、来宾、贵港、都安、上林 ʔdoŋ³, 田林、凌乐、广南沙 ʔdɔŋ⁴, 丘北 ʔdɔŋ⁴, 南丹 ʔdoŋ⁴, 融安 loŋ³, 龙胜 roŋ³, 连山 loŋ³, 邕北 noŋ³; 布依 ʔdoŋ⁴; 侗语 loŋ³, 仫佬 loŋ³, 水语 ʔdoŋ³, 毛难 ʔdoŋ⁴; 通黎、保黎 ʔdoŋ³。

临高语“簸箕”有两种: 大的叫 loŋ³ vo², 小的叫 ʔdɔm¹。同族语言材料列出的“簸箕”读法相当于临高语的 loŋ³ vo²。这个词侗台语中的变化过程也是 ʔd->l->n-。

阳光: 老挝 ʔdet⁷; 龙州 ʔdet⁷, 宁明、靖西 ʔdet⁹, 大新、德保 ʔdet¹⁰, 广南依 ʔdet⁹, 砚山依 ʔdiat⁹, 上思、崇左 ʔdit⁷, 扶绥 nit⁷, 隆安 nit⁸, 邕南 nat⁷, 钦州 nyt⁷; 武鸣、田东、田林、凌乐、柳江、宜山、环江、河池、东兰、都安、来宾 ʔdit⁷, 贵港、上林 ʔduɪt⁷, 融安 lit⁷, 龙胜 rit⁷, 连山 let⁷; 布依 ʔdit⁷; 仫佬 tət⁷。

“阳光”的变化很显然是 ʔd->l->n-, 梁、张也拟为 ʔd-。

②在同族语言中对应不整齐的

	船	臭虫	偷	笑	下下山	干干湿	烧烧山	筛子	硬
临城	lua ⁵⁵ ₂	liat ⁵⁵ ₈	lok ⁵⁵ ₈	liau ²¹³ ₁	loŋ ⁵⁵ ₂	lian ³³ ₃	lut ³³ ₇	loŋ ⁵⁵ ₂	lua ³³ ₇
波莲	lua ⁵⁵ ₂	liat ⁵⁵ ₈	lok ⁵⁵ ₈	liau ¹³ ₁	loŋ ⁵⁵ ₂	lian ³³ ₃	lut ³³ ₇	loŋ ⁵⁵ ₂	lua ³³ ₇
马村	zua ³³ ₂	zlat ³³ ₈	zok ³³ ₈	ziau ³³ ₂	zon ³³ ₂	zian ³⁵ ₁	zut ⁵⁵ ₇	zon ³³ ₂	zua ⁵⁵ ₇
桥头	zua ³⁵ ₂	zlat ⁵⁵ ₈	zok ⁵⁵ ₈	ziau ²¹ ₁	zon ³⁵ ₂	zian ³¹ ₃	zut ³³ ₇	zon ³⁵ ₂	zua ⁵⁵ ₇
新盈	lua ⁵⁵ ₂	liat ⁵⁵ ₈	lok ⁵⁵ ₈	liau ¹³ ₁	loŋ ⁵⁵ ₂	lian ³³ ₃	lut ³³ ₇	loŋ ⁵⁵ ₂	lua ³³ ₇
马袅	zua ⁵⁵ ₂	zlat ⁵⁵ ₈	zok ⁵⁵ ₈	ziau ¹³ ₁	zon ⁵⁵ ₂	zian ³³ ₃	zut ³³ ₇	zon ⁵⁵ ₂	zua ³³ ₇
皇桐	zua ⁵³ ₂	zlat ⁵⁵ ₈	zok ⁵⁵ ₈	ziau ¹³ ₁	zon ⁵⁵ ₂	zian ³¹ ₃	zut ³³ ₇	zon ⁵⁵ ₂	zua ³³ ₇
龙塘	zua ³³ ₂	zlat ³³ ₈	zok ²¹ ₈	ziau ³³ ₂	zon ³³ ₂	zian ²⁴ ₃	zut ¹³ ₇	zon ³³ ₂	zua ⁴⁴ ₇

臭虫：泰语 ruət¹⁰，老挝 huət¹⁰；西傣、德傣 hət⁸；龙州 lət⁸，大新、扶绥 lut¹⁰，德保、靖西、上思 lut⁸，广南依、砚山依 lut¹⁰，宁明 lit⁸，崇左 lut⁸，钦州 lyt¹⁰，邕南 hlit¹⁰，隆安 hlut¹⁰；武鸣 yuət⁸，横县 ðət¹⁰，平果 ruət⁸，邕北 lut⁸，田东 liat¹⁰，田林 luat⁸，柳江、宜山 hjuət¹⁰，上林 hjuət¹⁰，环江、贵港、都安 ruət¹⁰，河池 rit⁸，东兰 lut⁸，来宾 yuət⁸/huət⁸，融安 θjət⁸，丘北 ðut⁸；布依 zit⁸。侗语 iŋ¹，仫佬 nɪŋ¹，水语 jɪŋ¹，毛难 ʔdiŋ¹，通黎、保黎 kwɔp⁷ 不同源。

“臭虫”这个词只有台语支跟临高语同源。同族语言同源词中都读为流音或擦音，hl-/l-/r-/ɣ-/ð-/θ-，都是双数调，古代应该是浊音。梁、张拟为 dr-，这也许容易解释各样的变化。

船：泰语 ruə²，老挝 huə²；西傣、德傣 hə²；龙州、宁明、砚山依 lu²，德保、靖西 ly²/li²，邕南、隆安 hlu²，扶绥、上思、钦州 lu²；武鸣、来宾 yu²，横县 ðou²，广南沙 ðu²，丘北 ðu²，田东、田林、凌乐 lua²，邕北、东兰 lu²，柳江、宜山、上林 hju²，平果、龙胜、河池、都安、贵港 ru²，融安 θwə²；布依 zuə²；侗语 lo¹，水语 lwa¹。仫佬 sən²，毛难 zon²，保黎 va¹ 不同源。通黎 tu:n² 可能来自海南闽语。

“船”跟“臭虫”一样，同族语言也读为 hl-/l-/r-/ɣ-/ð-/θ，梁、张也拟为 dr-。同样变化的词还有“后天”。

偷：老挝 lak⁸；西傣、德傣 lak⁸；龙州 lak¹⁰，上思、崇左、宁明、大新、德保、靖西、广南依、砚山依 lak⁸，邕南、隆安、扶绥 tsʰak⁸，钦州 ɕak⁸；武鸣、平果、都安、上林 ɕak⁸，邕北、来宾、贵港 tsak⁸，柳江、宜山 hjok⁸，田东、田林、凌乐、东兰 lak⁸，广南沙、丘北 ðak⁸，南丹 rau²，环江、龙胜 rak⁸，融安 θak⁸；布依 za⁸；侗语 ljak⁸，仫佬 lak⁷，水语、毛难 ljak⁷；通黎 ɬok⁸，保黎 zok⁷。

“偷”在同族语言中读为 hj-/l-/r-/t-/ð-/θ-/z-/ts-/tsʰ-/ɕ-，其中读边音 l- 的较多。l-/r-/z-/ð- 是一组，t-/θ-/ts-/tsʰ-/ɕ- 是另一组，都是双数调，古代应该是浊音。“偷”梁、张拟为 dl-，但是作为声母的 d- 与 l- 之间往往有互变关系，这样拟音可能有点问题。同样变化并且也拟为 dl- 的还有“下下山、指甲、抚摸”等词。“早天旱、松松紧”同族语言读为 hj-/l-/r-/t-/ð-/z-，阳调类，梁、张拟为 dl-，临高语“早”读为 ʔdan⁴（另有“晴”义），“松”读为 ʔduan⁴，显然从 d- 而来，d->ʔd- 也是临高语变化规律之一。

笑：泰语、老挝 huə¹；西傣、德傣 xo¹；龙州 hu¹，德保、文马土 kʰu²，靖西、砚山依、宁明 kʰu¹，广南依 kʰo¹，邕南 hliu¹，隆安 hliu¹，上思、崇左、扶绥、钦州 liu¹；武

鸣 $\gamma i\partial u^1$, 来宾 $\gamma i\partial u^1$, 横县 $\delta i\partial u^1$, 广南沙 $\delta i\partial u^1$, 田东、田林、凌乐 $li\partial u^1$, 邕北 $li\partial u^1$, 平果 $ri\partial u^1$, 都安、贵港 $ri\partial u^1$, 柳江、宜山、上林、连山 $hi\partial u^1$, 环江、龙胜、河池、东兰 $ji\partial u^1$, 丘北 $ji\partial u^1$, 融安 $j\partial u^1$; 布依 $zi\partial u^1$; 侗语 ko^1 , 水语 ku^1 , 毛难 cu^1 。仡佬 ai^5 , 通黎 $ta\partial u^4$, 保黎 $ra\partial u^1$ 不同源。

“笑”同族语言读为 $k^h/x-/h-/l-/r-/ð-/ɣ-$, $k^h/x-/h-$ 是一组, $l-/r-/ð-/ɣ-$ 是另一组, 基本上都是单数调。“笑”的侗台语早期形式梁、张拟为 $kr-$, 似乎是合适的, 不过不知道跟 $xkr-$ 如何区别。相同变化的还有“蹄马蹄、牛蹄”。

硬: 侗语 kwa^3 , 仡佬 $k\gamma a^3$, 水语 $?da^3$, 毛难 ca^3 。台语支、黎语支都是阳声韵, 不同源。(参考佯僮 ka^3 , 锦语 la^3 。)
“硬”只跟侗水语族同源, 单数调, 梁、张拟为 $klw-$, 应该合适。

筛子: 泰语 $kre\eta^2$, 老挝 $k^h\eta\eta^1$; 西傣 $xu\eta^1$, 德傣 $xu\eta^1$; 龙州 $k^h\eta\eta^1/\eta\eta^1$, 德保 $k^h\eta\eta^2$, 靖西、宁明 $k^h\eta\eta^1$, 广南依、砚山依 $t^h\eta\eta^1$, 大新 $su\eta^1$, 上思、崇左、扶绥、钦州 $la\eta^1$, 邕南 $hla\eta^1$, 隆安 $hla\eta^1$; 武鸣、来宾 $\gamma a\eta^1$, 横县、广南沙、丘北 $\delta a\eta^1$, 田东、田林、凌乐 $la\eta^1$, 平果、都安、南丹 $ra\eta^1$, 柳江、宜山、上林 $hja\eta^1$, 环江、龙胜、河池、东兰 $ja\eta^1$; 布依 $za\eta^1$; 毛难 $ja\eta^1$ 。

“筛子”同族语言读为 $k^h/kr-/hl-/l-/r-/ð-/ɣ-/j-$, 单数调, 梁、张拟为 $xkr-$, 但这个词的变化似乎跟“笑”没什么大区别。

烧烧山: 泰语 $tsut^7$, 老挝 $tsut^7$; 西傣 $tsut^9$, 德傣 sot^9 ; 龙州 $t\partial ot^7$, 靖西、邕南 $ts\partial t^7$, 崇左 $tsot^7$, 宁明、上思 $tsot^9$, 扶绥 $tsot^7$, 隆安 $tsut^7$; 武鸣、平果 ηut^7 , 横县 $t\partial ot^7$, 邕北 $tsut^7$, 田东、田林 ηit^7 , 凌乐、东兰 ηut^7 , 丘北 ηot^7 ; 侗南、侗北 ut^9 , 水语 sut^7 。

“烧烧山”这个词梁、张《侗台语族概论》词条为“着火”, 只收录临高语跟侗水语对应的例词, 拟音为 $sl-$, 而将台语中的例词(共5个方言点)单独收在“点燃”词条下, 拟音为 $\eta-$ 。《壮侗语族语言简志》(合订本)没有收录。《壮语方言研究》收录了“烧”, 部分方言与临高语对应, 读为塞擦音或擦音 $ts-/t\partial-/c-$ 。它们跟临高语的对应说明, 早期的带流音的清擦音在临高语中变为边音, 即 $sl->l-$, 其他语言中则是 $sl->s-/c->ts-/t\partial-$ 。

下下山: 泰语、老挝 $lo\eta^2$; 西傣 $lu\eta^2$, 德傣 $lo\eta^2$; 龙州、钦州 $lu\eta^2$, 邕南、隆安 $lo\eta^2$, 德保、靖西、砚山依 $lo\eta^2$, 文马 $lo\eta^2$, 广南依 $lo\eta^2$, 大新、扶绥、宁明、崇左 $nu\eta^2$, 上思 $no\eta^2$; 武鸣 $yo\eta^2$, 横县、丘北 $\delta o\eta^2$, 广南沙 $\delta o\eta^2$, 邕北、田东、东兰 $lo\eta^2$, 田林、凌乐 $lo\eta^2$, 平果、都安、贵港 $ro\eta^2$, 南丹 $ro\eta^2$, 柳江、宜山、上林 $hjo\eta^2$; 布依 $zo\eta^2$ 。

“下下山”同族语言读为 $l-/n-/r-/ð-/ɣ-/hj-$, 双数调, 梁、张拟为 $dl-$ 。

干干湿: 泰语、老挝 $he\eta^3$; 西傣、德傣 $he\eta^3$ 。(参考: 标语 $ho\eta^5$)

“干干湿”的对应梁、张《侗台语族概论》在临高语读音后面用括弧加问号表示不确定。它的早期读音梁、张拟为 $h-$, 似乎无法解释 $h-/l-/z-$ 之间的演变。另外, 龙州、大新、广南依、砚山依 h^hau^5 , 武鸣、邕北 hau^5 , 平果、环江、都安、龙胜、东兰、上林 $h\partial au^5$, 田林、凌乐、广南沙 hu^5 , 与临高语、泰语、老挝语、傣语都不同源。

属于这一组临高语读为 $l-/z-/z-$ 但在同族语言中对应复杂的词还有“蜈蚣、蟑螂、烤烤火”等。

还有好些词临高语发生边音化, 但与同族语言无法对应。如: “米、有、浸泡、沉没、篱笆、蛔虫、(水)沸、挂(吊)、焦、虾、兔子”等。另外, 有些词对不上可能是

调查问题,如席子有粗有细,细席子临高语有边音化,粗席是另外的读音,同族语言调查资料没有区分。

3. 临高语 l-音化与 z-音化的讨论

上面列举了两类三组词的变化,可以看出,边音化并非临高语中独有,好些词在同族语言中也有读为边音的。可以说,边音化也是侗台语言的重要特征,只是临高语走得更远,边音化的词在同族语中最多。

临高语各地一致读为边音 l-而同族语言中不全读为边音的,属于早期音变,也就是在临高语来海南岛之前就已经变为边音了,因此各地才会一致。这类词主要有两个来源:一部分来自带-l-的复声母,要么是 kl->l-,要么是 ml->l-,或者还有其他复声母;另一部分来自先喉浊塞音,主要音变方式是 ?d->l-。?d->l-音变也发生在同族语言尤其是台语中,部分方言又受西南地区普遍存在的 n-/l-不分的影响,l-变为 n-。这一部分词的音变我们统一表述为:kl-/pl->l-,?b-/?d->l-。

临高语各地读音不一致的,属于晚期音变,有的是临高语来海南岛之前正在发生的音变,有的是来到之后才发生的音变。其中临高语有的方言读为边音 l-,有的方言读为擦音 z-/z-,但同族语言对应比较整齐的那些词,音变发生较早,基本上都是来自先喉浊塞音,是 ?d->l-音变,同族语言中又进一步发生 ?d->l->n-音变。临高语有的方言读为边音 l-,有的方言读为擦音 z-/z-,但同族语言对应不整齐的词,音变发生较晚,因此侗台语中表现也形形色色,有塞音、塞擦音、擦音、边音,有清音也有浊音。

临高语方言中有的读边音 l-,有的读擦音 z-/z-,但又没有同族语言同源词可对应的,属于临高语后来自身发生的音变。如上面所说的“米、有、浸泡、沉没、篱笆、蛔虫、(水)沸、挂(吊)、焦、虾、兔子”。

另外发现,临高语方言有的读 l-有的读 z-/z-的,布依语大多数方言也读为 z-,如“力气、笑、偷、房屋、筛子、船、臭虫、指甲”等。以下列出其中几个词在《布依语调查报告》40 个点中的读音情况:

筛子:义兴八结等 27 个点 zan^1 ,三都板考等 7 个点 jan^1 ,水城田坝等 3 个点 san^1 ,普安细寨等 2 个点 can^1 ,惠水党古 yan^1 。

房屋:义兴八结等 30 个点 zan^2 ,三都板考等 4 个点 ran^2 ,普安细寨等 5 个点 jan^2 ,惠水党古 yan^2 。

偷:义兴八结等 19 个点 zak^8 ,都山水岩等 5 个点 za^8 ,关岭陇古等 4 个点 jak^8 ,三都板考等 3 个点 rak^8 ,罗甸坡球、平塘西凉 za^2 ,水城田坝 zu^6 ,镇宁募役 ja^8 ,平塘凯西 lak^8 ,都均富溪 la^8 ,惠水党古 ya^8 ,独山南寨 rau^3 ,丽波翁昂 rau^2 。

布依语中的变化说明,z-音化不仅仅是临高语的特征,也是侗台语言的特征,临高语 z-音化的词最多。还有些词临高语都读 l-而壮侗语有其他读法,布依语也都读为 l-,如“挑选、有、深”等,这几个词的变化临高语也与布依语一致,说明这两种语言在语音演变的某些方面具有共同之处。

但临高语中发生的变化究竟是 l->z-还是 z->l-,殊难分辨。一般说来,不同的声母弱化为 l-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前面的比较我们看到,侗台语言中存在大量的 kl->l-,?d->l-音变的证据,几乎没有留下空档使之发生 kl->z->l-或 ?d->z->l-的变化,因此我们相信临高语中先发生了边音化,然后发生了擦音化。况且,汉语方言中 l->s-或 l-

>z-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前者如闽语,后者如湖南沅陵乡话以及汉越语。

流音擦化在汉语史上也有蛛丝马迹。扬雄《方言》卷三:“庸谓之𪛗,转语也。”郭璞注:“𪛗,犹保𪛗也。今陇佑人名𪛗为𪛗。”庸是以母字,𪛗是心母字,《方言》说庸与𪛗之间是“转语”关系,也就是喻_四读为心母,上古喻_四为 l-,这一条反映的就是 l-读为 s-。

汉字谐声中也有流音与擦音相谐的例子,有来母也有以母。如:

娄,来母;数,生母。乐,来母;烁,书母;药钥,以母。丽,来母;洒(灏),心母。

闽语中有来母、以母擦化的例子,有些字进一步读为塞擦音 ts- (陈章太、李如龙 1991)。如:

	蝇	翼	檐	痒
福州	sin ²	si ⁷ ⁸	sien ⁵	suon ⁶
泉州	sin ²	sit ⁸	tsi ²	tsiũ ⁴
建瓯	sain ⁵	sie ⁶	san ⁷	tsion ⁸
	露	卵	聋	笠
永乐	sou ⁵	sum ⁴	san ²	ſye ⁴
将乐	ſo ⁵	ſyẽ ³	ſun ⁷	ſia ⁷
建阳	so ⁶	sun ⁶	son ²	se ⁷ ⁸

对于闽西北方言来母读 s- 的音变,梅祖麟、罗杰瑞(1971)认为其音变过程为 Cl->hl->s-。李如龙(1983)则认为其原始形式可推到 hl-,至于更早的形式则需要汉藏比较进一步研究。杨剑桥(1998)认为闽西北来母读 s- 来自复声母 sr-,音变过程是 sr->s-。不管他们最后的结论如何不同,他们都使用民族语言的对比材料来阐明这种变化。显而易见,大家都认为这种音变不是孤立发生的,只是藏语中的某一规律是否可以用来解释侗台语中的音变,或者反过来,侗台语中的某一规律是否可以用来解释藏语中的音变,还需要很好的检验。这种对比研究最终能够解决侗台语与藏语、汉语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的问题。

湖南沅陵乡话中也有来母、以母擦化的例子,有些字甚至进一步读为塞擦音 dz- (杨蔚 1999)。如:

来母:来 ze²,梨 za²,漏 za⁵。以母:羊 zon²,檐 ze²,夜 zo⁵。

汉越语中,以母字全部擦化为 z- (王力 1980)。如:

酉 zəu⁶,用 zun⁶,诱 zu⁶,遥 zao¹,演 zien⁴,由 zo¹,悦 zuyet⁶,聿 zuət⁶。

上古层次的古汉越语中,以母字读为 l-,在中古层次的汉越语以母字读为 z-,因此以下字呈现出对应关系。以下例字引自郑张尚芳(2003),越南语 d- 的音值是 [z],郑张作 [ð]:

	蝇	悠久	遗漏	裔
古汉越语	lǎng ²	lǎu ²	loi ⁶	lô ⁴
汉越语	dǎng	du	dí ⁶	du

越南语中是否发生过 l->z- 音变不得而知,但是越南语中的汉语借词却有这样的对应关系,联系到南方汉语跟侗台语言中的同样变化,这种对应恐怕不是偶然的。

从临高语中发生的音变来看,发生 l-音化的词,有一部分也正是 z-音化的词。从语言比较看, z-音化的词一部分跟布依语相同,但有相当一部分是临高语进入海南岛以后独立发生的,时间层次较晚,最多推到中古,与上古时代的音变无涉。而且,从同族语言的对应来看,临高语中发生 l-音化和 z-音化的词来源形形色色,有 kl-/kr-、ʔd-、xkr-、sl-/sr-等,临高语中的变化显然是先变为 l-,然后进一步变为 z-,也就是 kl-/kr-/ʔd-/xkr-/sl-/sr->l->z-。那么临高语中的 l-可以直接变为 z-。这样看来,临高语西部方言保留的 l-音,时间层次较东部方言的 z-要早。

虽然汉藏语言中部分 z-可能有其他种种来源,但是以上很多证据表明, l->z-是可能的,临高语各方言中的变化应该就是 l->z-。

五、结 语

从以上词汇、语音的比较可以看出,临高语跟侗台语族各语支、语言都有密切关系,临高语无疑属于侗台语族。但是临高语与同族语言差异很大,有些音变不见于同族语言,例如清塞音变为先喉浊塞音,有相当多的词汇与同族语言不同源,因此临高语不能归入侗台语族中的任何一种语言,临高语是侗台语族内一个独立的语言。从粤桂间辗转南下时,一路上接受多种语言和方言的影响,到海南岛时又跟海南闽语发生互动,语音上影响海南闽语,词汇上从海南闽语借入。因此临高语的特征是多时期、多语源接触造成的,在长期演变中整合为一个独特音系,这是路走得远、时间经历得长的语言的典型特征。具体说来,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1. 临高语与北壮方言、布依语都没有送气音,人们据此认为它们最接近。实际上,在没有送气音这一点上,临高语与北壮方言、布依语貌合而神离,形似而神不似,与南壮方言、泰语、傣语却更接近。

从同源词的语音对比可以看出,侗台语言的送气音是后来才产生的。泰语、老挝语、傣语和南部壮语还保留送气音,但是临高语送气音却不知为什么消失了。

2. 临高语的擦音塞化不是独立发生的,而是受粤西两广一带强势方言影响产生的,该方言也许就是所谓的“古广信话”。从擦音塞化的特征看,“古广信话”影响了临高语、越南语、仂佬语、拉珈语、佯僮语和海南闽语。因而,这种影响发生的主要地点应该在内地而不是在海南岛。海南闽语的擦音塞化也许是经由临高语辗转来自“古广信话”,也许通过经居地粤西地区直接来自“古广信话”。

3. 临高语的边音化与擦音化的源头是侗台语言的同样音变,但临高语走得更远。有大量与同族语言对应各异的词读为边音,在临高语东部方言区进一步变为擦音。

4. 从与同族语言的语音、词汇关系看,临高语是多来源的,在长期演变中整合为一个独特音系。临高人迁居海南岛之前,必定处在侗台语族各语支的包围之中,因此呈现出一些跟各语支语言都相同或相关的特征。但临高语有些词内部一致,却跟同族任何语言都没有关系,说明它原本就是独立的语言。临高语更受到汉语方言的影响,最早是内地的“古广信话”,后来是海南岛的汉语方言。

5. 临高人是在侗台语言的声调产生之后不断迁到海南岛的,因此声调上与同族语言

有对应关系,这是它的时间上限。临高语有仅仅与侗水语族共有的词汇,又有与仡佬语、拉珈语、佯僮语等共有的擦音塞化特征,还有仅仅与水语一致的 s->h-音变。侗水语言是隋唐时期向西迁移的,再从冼夫人的活动来推测,临高人的主体最迟在六朝隋唐时就已经渡海上岛了,此后来岛且化为熟黎的也多为粤桂间的汉人。

参考文献

- 陈章太、李如龙 1991 《闽语研究》,语文出版社。
- 邓玉荣 2000 广西钟山方言音系,《方言》第4期。
- 丁邦新 1986 《儋州村话》,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
- 格桑居冕、格桑央京 2002 《藏语方言研究》,民族出版社。
- 何科根、李健 1990 化州话及其声韵调特点,《第二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
- 蓝庆元 2001 壮语中古汉语借词及汉越语与平话的关系,《民族语文》第3期。
- 李连进 2000 《平话音韵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
- 2005 勾漏片方言的归属,《民族语文》第1期。
- 李如龙 1983 闽西北方言“来”母字读 s-的研究,《中国语文》第4期。
- 梁 敏、张均如 1996 《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7 《临高话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
- 刘剑三 2000 《临高汉词典》,四川民族出版社。
- 麦 耘 1997 中古精组字在粤语诸次方言的不同读法及其历史涵义,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25, No.2 (1997, 6), pp.211~226.
- 梅祖麟、罗杰瑞 1971 试论几个闽北方言的来母声字,《清华学报》新9卷第1、2期合刊(台)。
- 欧阳觉亚、郑贻青 1983 《黎语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孙宏开等 1984 《壮侗语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
- 王 力 1980 汉越语研究,《龙虫并雕斋文集》(二),中华书局。
- 韦东超、王瑞莲 2000 《中国民族流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 韦树关 2004 《汉越语关系词声母系统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
- 辛世彪 2002 新会荷塘话音系特点及分析,李如龙主编《汉语方言研究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
- 2005a 海南闽语精庄章组声母的塞化与底层语言的影响,《民族语文》第1期。
- 2005b 海南闽语送气音的消失及其相关问题,《语言研究》第3期。
- 杨剑桥 1998 闽方言来母 s 声字补论,《李新魁教授纪念文集》,中华书局。
- 杨 蔚 1999 《沅陵乡话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 叶国泉、罗康宁 1995 粤语源流考,《语言研究》第1期。
- 曾晓渝 2002 论水语声母*s->h-的历史音变,《民族语文》第2期。
- 2004 《汉语水语关系论》,商务印书馆。
- 詹伯慧、张日升 1998 《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暨南大学出版社。
- 张均如 1982 广西中南部地区壮语中的老借词源于汉语“古平话”考,《语言研究》第1期。

- 1983 壮侗语族塞擦音的产生和发展,《民族语文》第1期。
- 1988 广西平话对当地壮侗语族语言的影响,《民族语文》第3期。
- 1995 侗台语族轻唇音的产生和发展,《民族语文》第1期。
- 张均如等 1999 《壮语方言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
- 张振兴、蔡叶青 1998 《雷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郑张尚芳 2003 《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
-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1959 《布依语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
- 周耀文、罗美珍 2001 《傣语方言研究》,民族出版社。
- 朱晓农 2004 唇音齿音化和重组四等,《语言研究》第3期。
- Ferlus, M.1996. Remarques sur le consonantisme du proto Kam-Sui, CLAO(*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25/2, 1996, 235-278.
- Hashimoto, M.1978. Current developments in Sino-Vietnamese Studie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6.1, 1-26.
- Jakobson, Roman.1958. Typological Studies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中译文“类型学研究及其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贡献”,《雅柯布森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 Lehmann, W.D. 1992.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年印本。
- Maddieson, Ian. 1984. *Patterns of Soun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olnit, David B.1982. Linguistic Contact in Ancient South China: the Case of Hainan Chinese, Be and Vietnamese, in Monica MaCaulay et al eds. *Proceedings of the 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ley Linguistic Society*.
- Trask, R.L.1996. *Historical Linguistics*.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年。

Initial Changes in Lingao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Kam-Tai Languages

Xin Shibiao

Abstract: Lingao or Be language is lexically multi-sourced and has been phonologically integrated into a unique system over years. In Lingao the original Common-Tai plain stops have changed into implosives and the latter have mostly evolved into sonorants through chain reaction, and the aspirates shifted to fricatives, the change previously was thought to be linked with Northern Zhuang language but actually shows the clue of tie with Southern Zhuang. Though the stoptization of spirants in Lingao suggests the influence of a powerful Chinese dialect spoken in the South China, the widely-occurred literalization in Lingao i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same sound change which has already taken place in Kam-Tai languages. Lingao language took its shape in the area between Guangxi and Guangdong and later moved to Hainan Island with the migration of population during 6-7 century.

Key words: Lingao language; sound changes; chain reaction; stoptization; literalization; correspondence; Kam-Tai languages